

阿睦爾撒納「叛亂」始末考（上）

承 志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of Amursana's rebellion (I)

Kicengge

一 引言

十八世紀中期以來，漢文史書中記載的準噶爾輝特部台吉阿睦爾撒納（1723-1757）形象，一直是一位戰敗者「逆賊（ubašaha hūlha）」的象征。不僅如此，中外研究論著亦多沿襲這種觀點。但是，我們把目光投放到蒙古國、中國西部以及卡爾梅克共和國的衛拉特、土爾扈特人的世界，他們記述的史書以及歌謠、民間傳說中，阿睦爾撒納無疑是一位活生生的英雄人物。

有關記載阿睦爾撒納的資料，除了歷史資料、歌謠與虛構想象的小說等作品之外，還有後人褒貶評價的眾多論說，這些都塑造了歐亞各地不同的阿睦爾撒納形象¹。特別是現在衛拉特人散居各地，在他們的歷史、文學創作、民間故事以及民謠中，至今傳承著阿睦爾撒納與外族抗爭的故事。這些歷史形象與大清國時期以平定準噶爾歷史為目的而撰寫的各類官修滿、漢文典籍中的「逆賊」形象，迥然不同²。這種反差究竟源自何處？如何理解編纂史書中的阿睦爾撒納形象，這也是研究準噶爾歷史需要探討的一個重大課題。

目前，中外學界對阿睦爾撒納叛行褒貶不一。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前蘇聯與蒙古國學者評價的為擺脫清朝統治爭取獨立自由的蒙古英雄。二是在中國史學界，特別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期開始，被評為破壞祖國統一的「分裂分子」³。前者主要是受到當時中蘇關係惡化和蒙古國

¹ 我們在伊犁各地的衛拉特後裔聚居區，至今依然能夠聽到有關阿睦爾撒納的歌謠。作家張承志亦曾在新疆阿勒泰清河縣聽到烏梁海老人歌唱阿睦爾撒納的英雄頌。他在隨筆中如此寫道：“有一個老太婆反復問道：能唱麼？能唱阿睦爾撒納麼？真的唱了阿睦爾撒納也沒關係嗎？於是，反叛的英雄頌就唱起來了。阿睦爾撒納是北京的蒙古史界再三表態與之劃清界限的叛亂首領（下略）”。參看張承志1988年寫的《荒蕪英雄路》（《荒蕪英雄路-張承志隨筆》，中信出版社，2008年，後又收入《把黑夜點燃》，中國華僑出版社，2013年，頁182）

² 有關蒙古歷史中集體記憶或公共記憶與叛亂者、英雄人物的問題，參看Christopher Kaplonski(1993), *Collective Memory and Chingunjav's Rebellion,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1993, vol.6 No. 2-3, pp. 235-259.烏云畢力格（2005）「渾克圖臺吉的歷史與歷史記憶」，《Questions Mongolorum Disputate》No.1, 2005年，頁196-225。

³ 中國史學界較早撰文評論阿睦爾撒納的專論，主要有白翠琴、杜榮坤「關於民族分裂主義分子阿睦爾撒納」（《文史哲》第四期，1979年，頁75-80），郭蘊華「阿睦爾撒納的叛亂及清政府的平叛鬭爭」（《新疆大學學報》（第一、二期合刊，1979年），馬汝珩「論阿睦爾撒納的反動一生」（《新疆大學學報》（1979年第1-2期合刊）等文章，基本都立足于漢文史料，觀點與白翠琴、杜榮坤發表的內容基本一致。除專題論文外，漢文出版的蒙藏方面研究概論中也論及阿睦爾撒納時評為「制造分裂」的問題，參看王輔仁、陳慶英編著《蒙藏民族關

獨立後編修國史的影響。後者明顯承繼了乾隆時代纂修國史的觀念,以當時統治者的眼光批判阿睦爾撒納的叛行。這兩種觀點都存在著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記載當時圍繞阿睦爾撒納領兵前來歸附,然後乾隆帝（1711-1799）委以重托率領北路先遣隊派往伊犁,而後逃往哈薩克草原的第一手歷史資料—滿文檔案,至今還沒有得到全面解讀和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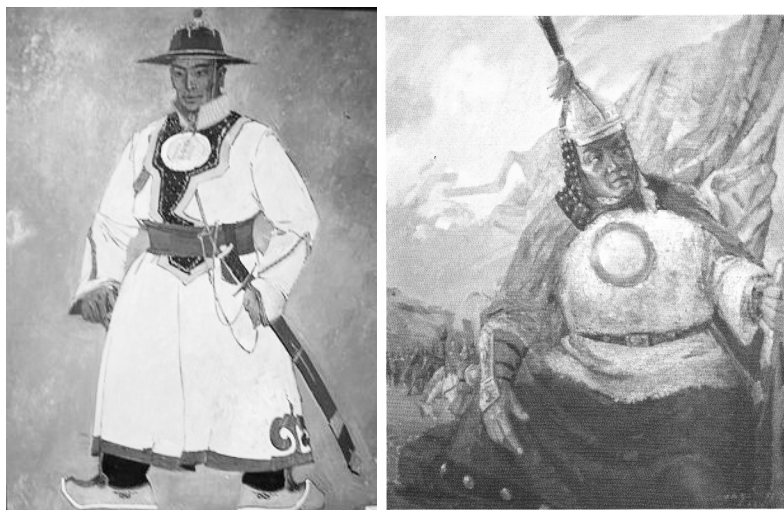


圖1 阿睦爾撒納像

（左圖,蒙古國科布多博物館藏,現代蒙古國畫家繪。右圖,蒙古國畫家J. Nanzadsuren繪,油畫,縱132cm, 橫112cm, 1973。右圖據J.Saruulbuyan, G. Eregzen, J. Bayarsaikhan, The National Museum of Mongolia, Ulaanbaatar: National Museum of Mongolia, 2009年。乾隆二十年(1755)二月,清廷亦曾命令西洋人郎世寧等“畫成阿穆爾薩那臉像十一幅,照先畫過臉像一樣,鑲錦邊。”這十一幅阿睦爾撒納臉像應與真實人物較為接近,但這些肖像畫至今下落不明。)

可以說,先行研究在沒有利用這些最基本的滿文史料的前提下,對阿睦爾撒納進行褒貶,這包

係史略》（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五章,頁202）。有關中國發表的漢文論文中存在的相關問題,森川哲雄曾論及過,這裡就不一一論及,詳情參看森川哲雄「アムルサナをめぐる露清交渉始末」,《歴史学・地理学年報》（7）九州大学教養部,1983年,頁75-105。此外,穆斯林史料《和卓傳》中記載阿睦爾撒納「阿睦爾撒納在中國人的援助下在伊犁鞏固地建立了自己的權勢,策劃征服喀什噶爾、葉爾羌與和闐三城」,阿睦爾撒納策劃征服天山南路三城是否屬實,目前還看不到更具體的資料,待查。原文參看ELIAS, N. 1897. The history of the Khojas of Eastern-Turkistan from the *Tazkira-i Khwajagan* of Muhammad Sadiq Kashghari. (By the late Robert Barkley Shaw, ed. with intro. and notes. JASB, Vol 16, Part 1, Calcutta.p. 49) 漢譯文參看《和卓傳》（《民族史譯文集》第8集,頁112）。此外,烏云畢力格、白拉都格其主編《蒙古史綱要》（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188）指出「準噶爾汗國的覆亡,標誌著自17世紀初以來蒙古抗清鬥爭的最後失敗」。最近,英文著作也指出「雖然在中國史學界視為叛逆者,但阿睦爾撒納在蒙古國共和國是英雄,烏蘭巴托的街道以其命名」。參看James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7. 早期利用滿文檔案等第一手資料的研究參看莊吉發《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中華書局,1987年,頁9-59）,該書是利用漢文檔案中的口供資料,詳細復原描述準噶爾崩潰之前的內部社會問題。此外亦可參看《準噶爾史略》編寫組編著《準噶爾史略》（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的阿睦爾撒納「叛亂」過程。

括前蘇聯與蒙古國的研究,也包括中國的研究。在中國受當時中蘇關係的影響,有人甚至也提出過阿睦爾撒納「實質上是在沙皇俄國支持下而掀起的民族分裂叛亂」的論點⁴。目前,托忒文、滿文、俄文文獻資料的進一步公開出版,為我們思考這些問題提供了比較可靠的資料。我們通過利用這些檔案資料,有必要對其進行多方位的分析和研究。

眾所周知,乾隆二十年(1755)十月戊午,乾隆帝御午門樓,王公百官朝服侍班,饒歌大樂,金鼓大作,舉行了隆重的獻俘儀式,慶賀俘獲準噶爾綽羅斯台吉達瓦齊(1753-1755在位)及其子羅卜扎等人。這一儀式最後以將達瓦齊等人走出天安右門,王公百官行慶賀禮後,宣告獻俘儀式結束⁵。這一儀式的舉行,也就意味著大清國向中外宣告準噶爾游牧國家解體,從此由大清國承繼準噶爾曾經統治過的大片領土。也正是從這一時期,中央歐亞政權的分布局勢,亦由大清國、俄羅斯、準噶爾三國鼎立時期,開始進入大清國、俄羅斯兩國對抗博弈的新局面。

我們在研究這段歷史之際,面臨的不僅是大清國與準噶爾兩國交往與對立的歷史,而且有必要把俄羅斯以及與準噶爾國接壤的中亞各國歷史納入視野之中。這樣也就必然涉及到使用多種語言相互交涉談判等問題。可以說,我們研究這一時期的歷史,面臨的是滿文、蒙古文(包括托忒文)、漢文、俄文以及察合台文等多種語言的文獻資料。

本文利用多語言資料,尤其是利用當時詳盡報告準噶爾社會內部事務的滿文檔案資料,來分析大清國如何對待阿睦爾撒納的一些關鍵問題,剖析阿睦爾撒納舉旗反叛前後的一些重要史事⁶。主要通過滿文、漢文、托忒文、俄文等史料,從大清國與準噶爾國對峙到薩拉爾(1706-1760)、阿睦爾撒納(1722-1757)等顯貴前來歸附,抵達伊犁後,阿睦爾撒納突然舉旗反叛為線索,對準噶爾社會內部的多重矛盾、社會組織、國家統治機構等問題,通過年代順序,盡可能詳述阿睦爾撒納歸附前後詳細事跡。另外,本文利用的滿文檔案除個別注明譯者之外,均由筆者漢譯,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⁴ 馬汝珩〈論阿睦爾撒納的反動一生〉,《新疆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9年,61,後收入《蒙古族歷史人物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頁230-244。其他類似觀點的論文不勝枚舉,此處不一一論及。

⁵ 參看《平定準噶爾方略》正編卷20,乾隆二十年十月戊午條及《大清高宗實錄》卷499,乾隆二十年十月戊午條。有關達瓦齊的列傳參看《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卷111,傳第95,厄魯特和碩親王達瓦齊列傳。

⁶ 研究準噶爾歷史,有必要利用衛拉特語(即托忒文)、滿文或漢文、俄文史料等問題,有關此點由茲拉特金在《準噶爾汗國史》(1967年,頁426)中已指出這一問題。此外,日本學者森川哲雄曾利用托忒文的史料探討過阿睦爾撒納問題,參看森川哲雄〈アムルサナをめぐる露清交渉始末〉《歴史学・地理学年報》(7),九州大学教養部,1983年,頁75-105。最近,小昭孝博《清と中央アジア草原—游牧民の世界から帝国の辺境へ》(東京大学出版会,2014年,第1-20頁)中談到了利用多種語言探討準噶爾歷史的問題和如何利用編纂史料的具體問題,提出了許多有益的見解,值得參考。

一、從策妄多爾濟納木札勒到喇嘛多爾濟—準噶爾內訌

從康熙朝（1662-1722在位）到雍正朝（1723-1735在位）為止，大清國西部邊界一直與西鄰的準噶爾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雙方整體局勢發生急劇變化的時期，始自乾隆十年（1745）。這一年九月，準噶爾汗噶爾丹策零（1727-1745在位）逝去，從準噶爾逃出的土魯番回民海底里將此消息告訴安西提督李繩武。據記載：

（上略）乾隆十年十一月十五日奉上諭：據安西提督李繩武摺奏，準噶爾脫出土魯番回民海底里供稱：噶爾丹策零於本年九月內病故，各處卡倫俱添兵防守。等語。可密寄信與兩路大臣等，噶爾丹策零病故信息，彼雖未遣使具奏，我之邊疆，自宜嚴加防范，不可疎虞，至於乘喪出師，朕斷不為此，但恐伊部落內，人心渙散，致生變亂，或潛至邊地，偷竊牲畜，或前來投誠我朝，或有意差人窺伺我處情形，俱未可定。惟當示以大義，固守邊境，嚴禁卡倫一切應行辦理預備之處，令其悉心籌劃，妥協辦理，預為防范。欽此⁷。

噶爾丹策零病故的消息傳到大清國，清廷在西部邊境地區，為以防萬一，開始密札沿邊各路諸臣，進行嚴加防范。翌年，次子策妄多爾濟納木札勒（1745-1750在位）繼承準噶爾國璽台吉位，統轄準噶爾諸部。乾隆七年（1742），策妄多爾濟納木札勒年方九歲，深得其父噶爾丹策零厚愛。乾隆九年（1744），年僅十二歲的策妄多爾濟納木札勒與其父親噶爾丹策零一道給西藏各寺廟進獻銀兩⁸。從這一記載來看，說明這一時期，策妄多爾濟納木札勒深受父親噶爾丹策零的重視。乾隆十年（1745）噶爾丹策零去世後，由策妄多爾濟納木札勒主持派人到西藏熬茶，為其父親辦理佛事活動⁹。乾隆十年年末（1745），十三歲的策妄多爾濟納木札勒繼承了準噶爾國璽台吉¹⁰。

⁷ 《漢文軍機處錄副奏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以下簡稱《漢文錄副》，下同，不另注）乾隆十一年正月初十日，川陝總督慶復奏明遵辦邊防事宜及報名瑚寶丁憂由。此外，同一內容還可參看《漢文錄副》乾隆十一年正月十九日，甘肅巡撫黃廷桂奏陳籌辦防夷人由。該檔案內容編入《大清高宗實錄》卷252，乾隆十年十一月壬午條記載：（上略）昨據由準噶爾脫回之吐魯番回民海底里稟稱：噶爾丹策零於今年九月內，業已病故。

⁸ 《清代軍機處滿文熬茶檔》上，滿文，頁701-707，（以下簡稱《滿文熬茶檔》，不另注）漢譯文，頁763-764。涼州將軍烏赫圖等奏報噶爾丹策零進獻各寺廟布施銀數目摺，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附件一載：「噶爾丹策凌之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札勒進獻班禪額爾德尼金十三兩、銀三十兩，進獻拉穆吹忠金一兩」。《軍機處滿文準噶爾使者檔譯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邊疆民族地區歷史與地理研究中心合編，下，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年，以下簡稱《滿文使者檔》）駐藏辦事副都統索拜奏報準噶爾使臣等進獻達賴喇嘛等禮物數目折，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附件：噶爾丹策零等進獻達賴喇嘛等物件數目。

⁹ 《滿文使者檔》準噶爾台吉策妄多爾濟那木札勒為請准赴藏熬茶事奏書，乾隆十一年三月初九日。「策妄多爾濟那木札勒謹奏於乾隆皇帝陛下：大皇帝同吾父曾為弘揚黃教，安逸眾生而修好。今吾亦照其舊，勉於弘揚黃教，安逸眾生。本年吾父仙逝，遇有此事，向赴藏念經。今循例先行遣往數人，熬茶超度，隨後遣往多人念經，以弘揚黃教、安逸眾生。伏乞大皇帝睿鑑。餘言口奏之。隨進貂皮四十一張。乙丑年九月十八日。乾隆十一年三月初九日奏入，奉旨：知道了。欽此。」

¹⁰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編《清代邊疆滿文檔案目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以下略記為《目錄》）6，頁30。《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以下簡稱《滿文匯編》）6，乾隆七年四月初八日，駐藏大臣紀山奏報拉達克喇嘛噶津林沁等自準噶爾到藏安置于扎什倫布廟并所供準噶爾情形折，頁7。「噶爾丹策零有二子，長子名曰喇嘛達爾扎（lamadarja），本年十六歲，次子名曰策妄多爾濟納木札勒（tsewang dorji namjal），本年九歲」。另外，托忒文文獻記載策妄多爾濟納木札勒的即位年齡為十三

大清國一方面准許準噶爾派人前往西藏熬茶,另一方面又派人嚴密監視準噶爾使團的行動,清廷主要擔心的問題是,唯恐準噶爾伺機謀襲青海。所以,乾隆十二年(1747)九月,侍郎玉保負責率領準噶爾使者入藏熬茶時得到消息,奏報準噶爾使團被塔里木河大水所阻,不能按期前來的消息後,乾隆帝疑慮準噶爾是否另有企圖,諭令就近暗中備辦一應預防事宜。若突發意外,令其一面具奏,一面辦理。倘有理由宜權變之處,即行全權辦理等¹¹。這說明清廷提前對準噶爾做好了防范準備。我們從準噶爾使者赴藏熬茶使團在藏地的一言一行以及返程出境,一路都在受到大清國護送軍隊的嚴密監視,從他們的秘密報告可以看出,大清國絲毫沒有放鬆對準噶爾的防范工作,利用各種機會時刻在探聽準噶爾的一舉一動¹²。

值得一提的是,準噶爾使團帶到西藏各寺廟的蒙古文、唐古特文書信,逐一大致翻譯繕寫後,寄給乾隆帝閱覽。其內容不僅包括準噶爾使團帶來的書信,還對他們的「回復書信,另行恭呈御覽」¹³。除了這些相互往來的書信內容頗有興趣之外,還對準噶爾台吉策妄多爾濟納木札勒進獻各寺廟物件數目,散給布施銀兩數目總數等,均逐一報告給乾隆帝¹⁴。顯然清廷是在暗中嚴密監視準噶爾在西藏的一切活動,大清國與準噶爾兩國之間,表面上雙方雖然互相比較尊重,在外交、貿易等方面保持著比較密切的關係。策妄多爾濟納木札勒即位的乾隆十二年,大清國欽差大臣玉保等人帶上金字聖旨和禮品獻給達賴喇嘛,而後達賴喇嘛在措欽大殿,宴請欽差大臣、總兵官、侍衛、扎爾固齊、筆帖式等新來人員及原駐藏大臣等官員之外,同時,還招待準噶爾噶爾台吉策妄多爾濟納木札勒派來的上師、宰桑以及侍衛等人,由此我們可以想象大清國、衛拉特、達賴喇嘛同坐一堂,舉行宴會的情形¹⁵。但是,不可否認,雙方各懷心機,互相都在試探對方的國情以及周

歲,參看德岱《蒙古溯源史》(《蒙漢對照托忒文字衛拉特蒙古歷史文獻譯編》,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265)。

¹¹ 《滿文熬茶檔》寄諭大學士慶復著暫駐陝西備辦預防事宜,乾隆十二年九月初八日記載「準噶爾人等向來不可憑信,策妄多爾濟那木紮勒又新襲台吉,至藏熬茶,離青海甚近,藉端謀襲青海,亦未可定,自應防範預備」。

¹² 參看《滿文熬茶檔》駐藏大臣索拜等奏報公班第達等已將準噶爾人等送出藏界返回折,乾隆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¹³ 《滿文熬茶檔》西寧辦事大臣眾佛保奏報準噶爾人等前往青海各寺廟熬茶情形折,乾隆十三年正月初四日。此外,西寧辦事大臣眾佛保奏聞準噶爾人等致青海四寺信函數目折,乾隆十三年三月十九日。這份資料也顯示出準噶爾台吉書信盡行被翻檢查譯,原文繕寫以及滿文譯文寄給乾隆皇帝查閱的過程。從「是故,其致寺廟之書信內,有礙事言語,密寄書信,雙關詞語,亦未可料,故而不為知覺,細加查看」可以看出當時大清國還特別強調注意書信內是否有雙關詞語的問題,說明還是不太放心準噶爾使團進入西藏熬茶。不僅如此還對回復書信的達賴喇嘛等人書信也進行嚴密監視,並對其書信內容進行繕寫之後,寄給乾隆皇帝御覽。參看《滿文熬茶檔》侍郎玉保等奏報準噶爾人等進獻各寺廟物件布施銀兩數目折,乾隆十三年四月初七日。

¹⁴ 參看《滿文熬茶檔》侍郎玉保等奏報準噶爾人等進獻各寺廟物件布施銀兩數目折,乾隆十三年四月初七日,附件策妄多爾濟那木紮勒進獻各寺廟物件數目以及《滿文熬茶檔》軍機大臣傅恆奏報查核準噶爾人等散給布施銀數目片,乾隆十三年四月初九日。

¹⁵ 章嘉若貝多杰著,蒲文成譯《七世達賴喇嘛傳》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年,頁258-259。漢譯文如下:

閉關結束後,奉大皇帝命而來的玉阿薩勒欽差等官員至,獻上金字聖旨和禮品,向眾官員賜面點果品。而後于措欽大殿,欽差、總兵、克雅、加果齊、筆帖式等新來人員及原駐藏大等人等官員,厄魯特準噶爾首領策妄多爾濟納木札勒所派索本上師、領領師、廟祝上師、副索本上師、任宰桑職的巴雅斯瑚朗、墨格齊、瑪木特,任克雅職的熱吉、甫爾布、布仁、庫葉齊等,俄巴扎倉、蘭仁扎倉,堪布果布根敦扎巴、達哇齊、三布魯、雅瑪科、達達達哇、乃買庫傑噶等之額木齊等一切要員之人各獻上自己上師、首領請求護佑和請安的金銀、寶器、綢緞、皮張等大批禮物和布施,喇嘛宴待彼等,分別問話。第二天起,各上師、首領、善人等部分尊卑次第獻請求保佑禮物,向彼等

邊國際環境的趨勢。

策妄多爾濟納木札勒繼承準噶爾琿台吉後，乾隆十三年（1748）派七十餘人到拉薩朝拜達賴喇嘛¹⁶。其中，包括達瓦齊、達什達瓦、訥默庫濟爾噶爾等人各自派去了自己的上師、首領，向達賴喇嘛請安，祈求護佑眾生。同時，他們帶去了大批禮物和布施。達賴喇嘛不僅宴請他們，還分別各自問話面談。大清國新舊官員與厄魯特客人，在拉薩一同被達賴喇嘛摩頂並設宴款待。六世達賴喇嘛應策妄多爾濟那木札勒之請，撰寫《堪布郭莽上師之轉世速降愿詞》等，與此同時，厄魯特諸額木齊還特別祈愿賜喇嘛頭發一束作為信仰靈物，最後均如愿以償。除此之外，達賴喇嘛還贈給準噶爾來使身語意所依等多種信仰物和衣帽等大批物資¹⁷。這些來使中，也有準噶爾首領達瓦齊派來的比丘彭措曲丹，在他的再三請求之下，達賴喇嘛撰寫《世尊大威德金剛第一次第導文共與不共悉地寶庫》，又應準噶爾密宗領誦上師比丘那木喀益希之請，達賴喇嘛亦撰寫《有緣弟子進入吉祥大威德金剛壇場灌頂之法解說三身寶庫》等作為禮物送給他們¹⁸。說明達賴喇嘛也非常重視準噶爾前來朝拜的各部人員，這也從另一方面說明策妄多爾濟那木札勒時期，準噶爾社會一如既往地熱衷於佛教事業，定期派人到西藏朝拜，保持著與西藏的密切關係。

這些進藏朝拜達賴喇嘛的準噶爾人員，就是我們在乾隆年間滿文檔案中看到的準噶爾進藏熬茶人員。乾隆十二年（1747）四月的報告記載了準噶爾進貢使者麻木特等人前往北京謁見乾隆皇帝，二月十九、二十四等日，他們先後在返程途中路過肅州，各臺之際，各地排撥官兵接替護送，據都司閆相師稟稱，迎至茨富泉地方，見到麻木特等人，將所發之物交給他們，隨據麻木特告稱：

我們此次到京叩見大皇帝天顏，就與我們下了許多好吉利聖意。又賞了我們台吉許多好東西，還賞了我麻木特的東西銀子、緞子，許多好喫的東西。我這一次比從哈柳到京裏，受的大皇帝恩典，還委我們留在肅州的人，也蒙大皇帝恩典，賞的銀子、緞子、茶葉。總之，我們如今是大皇帝的奴才，只要有造化，就都永遠受福不盡了。但我們是夷人，沒有報答，只是早晚與大皇帝燒香念佛罷。這裏的將軍又把著大皇帝待我們的恩典上，憐念我們往肅州交易，很疲乏的牲口，屢次差官尋有好水羊路行走。若不是這樣顧濟的好，就都是該死的了。內中有將死的牲畜，又替變賣了，與我們銀子。將軍的這些好處，我昨日到了肅州，我們的人向我說了，我就是很感激的。如今又打發你來，與我們送東西，我們也不敢推辭，只是磕頭道謝罷。我們熬茶的事，已蒙大皇帝施恩准了，我們現今奉有旨意，要趕著於三月底到伊里，即打發人於四月底到哈密，報進藏熬茶的信哩，所以我們出了口，我先帶了十數人，趕著到哈密，要

額外回賜大量物品。喇嘛與新來人員一起觀看年終施食回遮跳欠，盛會空前。

上引史料中的漢譯文“克雅”應為滿文hiya的音譯，即為侍衛，加果齊即jargūci，即扎爾固齊。達哇齊，即達瓦齊（dawaci）。達什達哇，即達什達瓦。乃買庫傑噶，即訥默庫濟爾噶爾。

¹⁶ 章嘉若貝多杰著，蒲文成譯《七世達賴喇嘛傳》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年，頁259。

¹⁷ 同上揭注，頁259-264。《大清高宗實錄》卷291，乾隆十二年五月己酉載：安西提督李繩武奏：本年五月初五日準噶爾夷使奔塔爾至哈密報赴藏熬茶日期。據稱我宰桑瑪木特於四月初六日回至伊犁，告台吉策妄多爾濟那木札勒云，進藏一事蒙大皇帝恩准，令於八月初十前後到哈濟爾，可及早進藏。我台吉不勝感激，給我字單，令我先來報信，隨將所送字單譯出，內稱：往西邊念經熬茶之人，定於八月十五前後到哈濟爾，約共三百人，宰桑四人，一瑪木特、一吹納木喀、一巴雅斯朗朗、一圖魯庫。喇嘛三人，一綏綏、一溫都遜、一固尼爾。等語。

¹⁸ 章嘉若貝多杰著，蒲文成譯《七世達賴喇嘛傳》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年，頁260。

從烏克兒打坂走（後略）¹⁹。

這份漢文奏摺記錄了準噶爾使者麻木特等人進京朝覲乾隆帝的情形。當然,這些內容是通過衛拉特語,譯成滿文,然後再大略譯成漢文,我們且不談這份漢譯文的有趣之處,從其內容來看,反映了當時準噶爾使者到北京受到熱情款待的事實,他們在返程途中一路受到護送並得到熱情招待,絲毫看不出雙方的緊張氣氛。

乾隆十二年以後,清廷通過紛紛前來歸附的準噶爾逃人和雍正年間被準噶爾俘虜的逃回旗人口供,得知準噶爾內部的一些傳聞。譬如,據從準噶爾逃來的原滿洲旗人護軍關昌保供稱有關準噶爾策妄多爾濟納木札勒的消息:

我原為鑲黃滿洲旗護軍,雍正九年,隨北路軍從征,在和通胡爾哈淖爾(hotong hūrha noor)被賊抓獲帶去,將我送給在伊犁居住的宰桑巴哈哈什哈(baha hasiha)看守。我在彼地至今曾嘗試逃出七次,均被追來抓去,未能脫出。每次被抓均拋進水中,或鞭打。今年四月,仰仗額真福分,與宜林阿(ilingga)會合,一同逃出。我聽聞:策妄多爾濟納木札性格惡虐,喜歡玩耍,經常夜出前往各處游玩。又打死無數人員,持箭射人眼目,因此而死,亦有因此未死者。稱其善者少,怨其者多。現在其地非常混亂。其姐欲使其飲毒藥,被其發覺,將其姐捉獲關押。因其姐之故,一日殺了十四宰桑。又從額敏(emil)傳喚其叔之子達瓦齊前來,達瓦齊料想自己定會被殺,回稱知道了,未去。為此策妄多爾濟納木札勒斷定達瓦齊不來,定有歸附大國(大清國)之意為由,抓去了達瓦齊四歲之子。因被抓取幼子之故,(達瓦齊)未能前來這裡。不知達瓦齊現在是否還在,亦不知現在是否要前來。現在那里處理事務的為首宰桑是,吹納木喀(cuinamk'a)、達什哈什哈(dasi hasiha)、滾布(gumbu)、巴哈曼濟(baha manji),此外還有其他幾位處理事務之人,因均為年輕之人,不知彼等名字。今年五月初派出兵三萬,征伐阿卜達克噶里木(abdak kerem)之地,沒有前來進攻我等地方的消息。除此之外不知其他消息²⁰。

這些在伊犁生活過的滿洲旗人帶來的準噶爾內部消息,對於清廷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情報來源。與關昌保一同逃出的宜林阿,原是右衛前鋒,鑲白滿洲旗人,雍正九年(1731),在呼通呼爾哈淖爾被準噶爾擒獲而去,送給居住在伊犁的得木齊霍爾噶西(horgasi)供事。他曾試圖逃出四次,均被中途追回,所以,一直未能脫身到大清國邊界,至此,乾隆十三年(1748)四月才和關昌保一同逃來²¹。與此同時,亦有拉達克汗策卜登那木札爾(ladak i han' cebten namjal)報來準噶爾消息:

我等都瑪林之地,有葉爾羌回子(yerkim i hoise)二十人,帶馬八十匹前來貿易。彼等告稱:現在準噶爾雖然策妄多爾濟納木札勒成為諾顏(noyan),但是耽于酒色,甚不好。策妄多爾濟納木札勒懷疑其姐與其爭奪游牧地,派出到邊界地。現在恐怕占據策妄多爾濟納木札勒之兄喇嘛達爾扎之游牧地。派兵三萬九千,以扎克巴宰桑為首,是哈薩克還是什麼地

¹⁹ 《宮中檔乾隆朝》(漢文)文獻編號:000374,安西提督李繩武奏聞進貢夷使出口言語情形並抵哈起程回巢,乾隆十二年四月初六日(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²⁰ 《目錄》6,頁42,《滿文匯編》8,軍機大臣傅恒奏平定準噶爾時被虜護軍關昌保等來歸遵旨審訊並分別安置片,乾隆十三年閏七月二十三日,頁48-51。

²¹ 同上揭注。

方,去某地是屬實。總而言之,已派兵前往西北²²。

清廷得知這些消息後,傳令阿里(arik)地區等各邊界守卡官兵,嚴防準噶爾。唯恐內亂後,邊境地區游牧人眾,乘機作亂,或擁眾逃入大清國邊界,並吩咐拉達克汗,凡有準噶爾消息定要報送前來。

但是,乾隆十五年(1750),策妄多爾濟納木札勒慘害親兄喇嘛達爾扎後,準噶爾顯貴內部矛盾更趨激烈,喇嘛達爾扎即位後,也相繼重新整編調整了鄂拓克內部大宰桑等級別人員。這一期間,清廷與準噶爾雙方情勢開始出現了些微的變化²³。大清國方面不愿接受喇嘛達爾扎提出派人到西藏熬茶的要求,其理由是熬茶「均為報答彼等亡故父母之恩情」,以為殺害親兄後赴藏熬茶不符合先例,「喇嘛達爾扎以承策妄多爾濟納木札勒之位,欲遣人赴藏,乃無例之事,斷不可行」為名,拒絕了喇嘛達爾扎的請求。

就在喇嘛達爾扎即位的前一年,大清國內開始議論遠征準噶爾的難易問題。乾隆十四年(1749)正月十七日的上諭記載:

(上略)從前西北兩路,用兵歷有數年,皇考洞悉,道途遼遠,難于必克,特召諸大臣面詢進止,彼時朕首先陳奏罷兵之議,蒙皇考俞允,降旨班師。蓋準噶爾所恃者,遠金川所恃者險,相較其難略同。若明知其難,而執意攻剿,多費幣金,久苦士卒,是反為賊人所愚矣。況經略大學士傅恒公忠體為朝廷股肱之臣,將來在朕左右資其勸贊,為日正長。以區區小醜,久勞賢臣在外,朕心實有所不忍,即使終能蕩平,此時亦當權其輕重,早定成算。在經略大學士之意,或以未能如從前厄爾德尼昭之克捷,遽行班師,意有未愜。此又但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準噶爾率其醜類,輕犯近邊,故我師得以斷其歸路(後略)²⁴。

乾隆帝自稱在雍正帝面詢大臣之際,大膽率先陳奏罷兵之策。乾隆十四年初,也正是乾隆帝集思廣益,號召各大臣通盤籌酌,獻計獻策,探討是否遠征準噶爾的時期。通過上述引文,我們還看不到²²《目錄》6,頁42,《滿文匯編》8,正白滿洲旗副都統拉布敦奏據報準噶爾地方騷亂策旺多爾濟那木札勒好色不善摺,乾隆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頁51。

²³ 托忒文記載「其子多爾濟台吉繼位,號稱阿扎,十三歲即汗位。多爾濟年幼不理政,噶爾丹策凌汗的長子喇嘛達爾扎令十七歲的多爾濟遜位,並弄瞎了他的眼鏡,流放到阿克蘇。于是,喇嘛達爾扎即位。」,參看德岱《蒙古溯源史》(《蒙漢對照托忒文字衛拉特蒙古歷史文獻譯編》,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265)。此外,《滿文使者檔》(滿文,頁2270-2280,漢譯文,頁2729-2730),使臣瞻觀聖明時所降諭旨,乾隆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奉旨:爾台吉喇嘛達爾扎奏表內稱,伊欲派人至藏地行善、熬茶,並無名分。爾老台吉噶爾丹策零,為其父策旺阿喇布坦,奏請赴藏熬茶。後爾前台吉策妄多爾濟那木札勒,為父噶爾丹策零,亦奏請派人赴藏熬茶。此皆為其父行善,理應准行之事,是以俯從所請,又施恩沿途賞給牲畜盤費,特差大臣官員照看而行。蒙古遣人赴藏熬茶者,均為報答彼等亡故父母之恩情。噶爾丹策零、策妄多爾濟那木札勒,均為報答其父之恩而遣人耳。今喇嘛達爾扎之請,為報答何人之恩?願報答爾等前台吉策旺多爾濟那木札勒之恩乎?若為伊自身,才承其位,好端端生時即遣人赴藏乎。再,於達爾扎此等非要緊之事上,朕豈有屢次派官兵照管之理?此等事斷不准行。欽此。額爾欽奏稱,大皇帝所諭甚是。吾台吉今雖無此等之事,正坐其位,乃據吾之例,派人赴藏給二博克達、四大寺獻禮、呈文。懇請施恩准行。等因。」

「奉旨:此奏愈加無理。爾等老台吉噶爾丹策零嗣其父策旺阿喇布坦之位,策妄多爾濟那木札勒嗣其父噶爾丹策零之位後,並無為此奏請之處。今喇嘛達爾扎以承策妄多爾濟那木札勒之位,欲遣人赴藏,乃無例之事,斷不可行。爾台吉若如爾老台吉噶爾丹策零之時,和睦友好,感懷朕恩,每年遣使請安,承領朕恩,則可明奏也。何故以此等非要緊、不可行之事瀆奏將朕此諭明記,告之爾台吉。欽此。」

²⁴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第2冊,乾隆十四年正月十七日,和碩莊親王等面奉奏上諭。頁281。

清廷決意進軍準噶爾的計劃,反而乾隆帝有罷兵之意。總之,有一點可以肯定,這一年開始討論是否進軍準噶爾的問題是事實。而這一年也恰好是準噶爾內部出現內訌的時期,被送到西寧的準噶爾歸附人員中有一喇嘛,名叫羅布藏錫喇布透露了準噶爾內亂的具體消息,據他答稱:

我是達什達瓦所屬庫布特(kubut)鄂拓克人,今年(乾隆15年)五月喇嘛達爾扎派人抓去我等達什達瓦之子,又有消息將我等分與別人,混亂之際,我等同姓一族會合,逃出前來投奔大額真(amba ejen)。我等兄弟共六人,兩箇弟弟色布克(sebuk)、波木伯里克(bombolik)曾跟隨達什達瓦在沙喇伯勒(sira bel)居住,不知下落如何(下略)²⁵。

因喇嘛羅布藏錫喇布不是準噶爾顯貴大人,也因是生身,給與衣帽等物,就在進來的卡外,交給委把總寧法成(ning fa ceng),安排交給同伴暫時居住等候。清廷對於歸附人員,依照他們在準噶爾社會中的地位高下,接受安置的待遇也大有不同。準噶爾來歸人員,甚至還帶來了許多傳聞。乾隆十五年(1750),從準噶爾逃回的原屬大清國旗人以及準噶爾歸附人員,均告稱策妄多爾濟納木札勒性格暴虐,虐待屬下,所以,被其宰桑袞布、鄂勒哲依所殺。還傳言其位由噶爾丹車凌之外妻(tulergi hehe)所生之子散布達爾札承繼。班第等人沒有聽到過這樣的消息,覺得可疑,並沒有當回事²⁶。同年,準噶爾歸附宰桑薩拉爾從西寧送到北京,班第等人詢問薩喇爾後,才得到更具體的喇嘛達爾札即位後,準噶爾台吉達瓦齊逃走的消息,據滿文檔案記載:

聽說喇嘛達爾札即位後,因抓去我等布爾古特鄂拓克(burgut otok)為首宰桑袞布,其屬下逃向巴里坤方向,大車凌敦多卜之孫達瓦齊,得知達什達瓦被捕後,(達瓦齊)懼怕自己也被抓去,尋阿爾泰方向而去。

這一消息還專門委托侍郎玉保,詢問這一年前來歸附的厄魯特人沃勒哲依(ūlet ūlji),證實上述證言是否虛實。據沃勒哲依供稱:

先前袞布宰桑之子阿喇木披爾(alampil),曾因惡告策妄納木札勒其父有異心,將袞布關押在霍屯哈什噶爾(hotong hasigar),其後得知有誤,將袞布之子殺之,袞布依舊處理事務。今年六月袞布、巴哈曼濟、鄂勒哲依、巴素等四宰桑,害死策妄納木札勒後,過三日,我就逃到這裡來了。彼時袞布照舊處理事務。想必我等出來後,彼等內部爭權,相互交惡,因袞布被抓,不免其屬下均前來歸附。又,達瓦齊並非大車凌敦多卜之孫,是大車凌敦多卜之子。達瓦齊三弟名叫達什達巴,尚有一幼弟,名已忘記。此達什達巴,或即為達什達瓦。先前策妄多爾濟納木札勒初襲台吉位後,多次傳喚達瓦齊,均未前來。後有達瓦齊屬下一人,告發彼將率一千戶前往歸附大國(amba gurun),小車凌敦多卜之子巴哈曼濟等聲稱,若達瓦齊不來,將率軍前往捉拿。達瓦齊被迫前來。訊問後方知誤解,達瓦齊才得以返回原游牧地。曾有如此一事。現在想必因其弟達什達瓦被抓,唯恐彼前來歸附。此等事情均為我來後之事,我在彼地之際未曾聽說。又,我不曾知道前來歸附宰桑薩拉爾,我等之地有一薩撒噶爾宰桑(sasagal jaisang),恐怕就是他。問敦朵克(dondok)、努斯海(nushai),所供均與沃勒哲

²⁵ 《目錄》6,頁44,《滿文匯編》8乾隆十五年十月十三日,西寧辦事大臣班第奏報準噶爾來投喇嘛供詞並請暫與同伙安頓片,頁146-147。

²⁶ 《目錄》6,頁44,《滿文匯編》8乾隆十五年十月初七日,西寧辦事大臣班第等奏聞防范情形並將投誠準噶爾薩拉爾等解京摺,頁148。

依相同。為此奏聞供詞²⁷。

大清國非常重視前來歸附人員，還積極搜集準噶爾與周邊國家的情報，並特別關注與準噶爾為鄰的哈薩克、布魯特、阿布都克里木以及和俄羅斯的關係。譬如，乾隆十四年(1749)十二月十八日，投誠厄魯特沙喇扣供稱：

我今年三十六歲，原為土爾扈特地方人，幼時被哈薩克俘虜，哈薩克又將我送給準噶爾，交換了他們的俘虜。準噶爾將我送給塔爾巴宰桑為奴，我並無父母兄弟妻子。因苦于役使游牧，想往大國恩惠生活。（中略）彼地（準噶爾）人多以農耕為業，養畜人較少，無前來進兵這裡的消息。哈薩克、布魯特、阿布都克呼木等人，尚在用兵之中。（準噶爾）與俄羅斯斷絕貿易，已有六年。噶爾丹策零病故之際，因策妄多爾濟那木扎勒年幼，諸事均由其姊鄂蘭巴雅爾（ulan bayar）擅自處理，某日策妄多爾濟那木扎勒到其姊家，稍有頭疼，鄂蘭巴雅爾在碗里放藥給他喝，策妄多爾濟那木扎勒發覺後，奔雅克巴宰桑家，召集眾宰桑，抓住鄂蘭巴雅爾，送到回子之地。現在巴哈曼集、衰布、鄂勒吹、吹納木喀四宰桑為首，處理事務。策妄多爾濟那木扎勒平常不管事，賦性暴戾，無辜打人，射殺狗為娛²⁸。

上述引文中策妄多爾濟那木扎勒（即策妄多爾濟納木札勒）殺狗取樂的內容，在穆斯林資料《和卓傳》也有記載，說明當時他的這一嗜好已廣為所知²⁹。至于鄂蘭巴雅爾是否以藥暗害其弟策妄多爾濟納木札勒台吉，目前還沒有其他旁證資料。《和卓傳》有記載鄂蘭巴雅爾與他人企圖監禁策妄多爾濟納木札勒的內容³⁰。此外，乾隆十五年(1750)，據達巴什吉特（bašgit）人達尼供稱：

我今年三十五歲，巴什吉特骨頭，阿占台吉之阿爾巴圖，在游牧地納林居住。我有父母兄弟，我妻子故去，我原為查滾哈什哈宰桑之鄂拓克人。查滾哈什哈故去後，其子恩齊圖（engkitu）承襲，不思養我，反而只管將所有苦役給我，驅使我（中略）我等地方之人，以農耕為業者居多，飼養家畜者少，沒有往這裡進兵的消息。聽聞與阿布都克呼木、布魯特、哈薩克等一同和好，痕度斯坦（undustan）、哈爾查（halca）、巴達克山（badukšan）等因為戰爭進兵。原先給宰桑達什車凌巴圖爾六百人，派去征伐痕度斯坦，我亦參軍前往。駐扎三個月，因山陡，相戰之際，損失大半人馬。後來給名叫訥默庫的人領兵七百，前往征討哈爾查時，我也參軍前往。戰勝哈爾查俘虜回來。去年春天，我來之際，又出兵兩萬，征伐巴達克山。等語³¹。

說明準噶爾與哈薩克、布魯特和平相處，而且，達尼聽到準噶爾當時正在征討痕度斯坦、巴達克

²⁷ 《目錄》6，頁44，《滿文匯編》8，乾隆十五年十月二十日，軍機大臣來保奏聞投誠厄魯特沃勒哲依等供詞摺，頁154-156。

²⁸ 《目錄》6，頁43，《滿文匯編》8，乾隆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軍機大臣傅恒奏將投誠之厄魯特人沙喇扣等送往京口安置摺，頁78-81。同一內容的其他資料，參看《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52，乾隆十四年夏四月辛酉條。

²⁹ 參看 *The history of the khōjas of Eastern-Turkistān summarised from the Tazkira-i-khwājagān of Muḥammad Sādiq Kāshgharī*, by Muhammad Sādiq, Kāshgharī; Robert Shaw; Ney Elias, 1898. pp.48-49.

³⁰ 同上揭注，p. 49.

³¹ 《目錄》6，頁43，《滿文匯編》8，乾隆十五年四月初七日，駐哈密辦理回子事務主事額勒金等為準噶爾使臣尼瑪等自肅州行抵哈密並返回游牧事呈文，頁93-97。

山等國的事情,他也曾親自參加過這些戰事,可以說供詞可信度較大。乾隆十五年(1750)隨著準噶爾達什達瓦屬人,庫圖齊納爾鄂拓克宰桑薩喇爾的到來,給大清國提供了準噶爾社會內部正在發生矛盾的相關信息。乾隆十五年(1750)九月三十日,處理青海番子等事務副都統班第,奏報詢問從準噶爾前來歸附宰桑薩喇爾的消息,薩喇爾供出了準噶爾內部發生的事情:

(上略)我是小車凌敦多布之子達什達瓦屬人,庫圖齊納爾鄂拓克宰桑,今年四十四歲。我等達什達瓦帶兵往北防範邊境之哈薩克、布魯特,原先住在錫喇伯勒地。原遊牧地尚住在哈喇沙爾、珠爾都斯等地。今年春天時,我準噶爾台吉策安多爾濟那木札勒、喇嘛達爾扎與其額駙賽音博勒克一同結夥,抓獲策安多爾濟那木札勒,言稱我等達什達瓦與其相好,一併抓獲。五月,又抓獲達什達瓦子圖魯巴圖,又抓去我等巴塔達拉四大宰桑盡行抓去。其後抓去兩位自居為長的宰桑托里、巴哈布林,放我自己和捫都巴雅爾一宰桑,負責調查戶口數,欲分人眾賞賜之際,我等內部商議,約定歸附大額真,於五月二十四日夜,我等逃出之際,東奔西逃,互不一致,未能全部召集。第二日,查得尚有來得及逃出的人,我等惟思逃脫,未等候彼等隨即出發,第三日自後有瑪呼斯鄂拓克宰桑圖布濟爾噶爾,率三、四百人跟蹤前來。我等入扼據隘口,射死彼等隊伍一得木齊,巴圖濟爾噶爾眾人均逃去。我等搶掠路過庫爾魯克回子村莊,取彼等牛馬衣服食物等項,為路途糧餉。約行走十餘日,克里業特鄂拓克宰桑普爾普亦率一支隊伍追蹤前來,想必有五、六百人。其中多有布魯特骨頭,有與隨同我們行走布魯特等沾親者,將相戰被捕之人,在彼等內部恩養互相交換往來。又,行十餘日,度過塔里木河後,我等達什達瓦兄子訥默庫濟爾噶爾,帶領千餘人前來追趕。我謊稱對我等群人說不必一齊驚慌,告知彼等只有七、八百人,將木枝蘆葦捆綁,製作柵欄抵抗,一直打到十三日夜,彼等人馬被取,馬群駱駝死亡甚多,我等人馬亦有十餘人受傷。我得知彼等勢力減弱,率眾高聲喊叫衝擊之際,彼等隨即避開撤回。但我不信,想必故意怠慢我們,又會前來追蹤,派出哨探斷後兵,在後瞭探。妻子累贅行李先行,告知彼等渡河後,才放心前來這裡。現在一同前來卡倫之眾,有五十二戶,又有十八戶,七十餘人,留在噶斯地方,告知隨後而來。

問薩喇爾,如何抓住策安多爾濟那木札爾?喇嘛達爾扎即位一事,準噶爾眾人是否心服?其年齡若何?為人如何?與爾等一同行走之布魯特等是做什麼的人,共計有多少?現在都在哪裡?爾等遊牧眾人共商議一同前來歸附,又如何有人追蹤想抓獲你們。達什達克巴被捕之後,爾等方才逃出來耶。彼兄之子訥默庫濟爾噶爾,又如何帶兵追蹤你們。原先前來報告之際,告稱與爾等一同前來的人有八十一戶。現在到來之五十二戶,雖說後面留下的只有十八戶,人數也不合,為何有差錯?又曾說爾等隊伍內有內地人三人。為何只有二人前來,其一人是什麼人?現在何處?答稱:噶爾丹車凌故去之後,其末子策安多爾濟那木札爾即位,曾給與喇嘛達爾扎百戶人駐守邊境,其間因策安多爾濟那木札爾年幼貪玩,與其姐姐額駙相惡,彼額駙賽音博勒克與喇嘛達爾扎結黨成伙,與大宰桑巴哈曼濟、烏爾哲依暗通,捕捉策安多爾濟那木札爾關押,其位讓喇嘛達爾扎即位。因為這些事情亦抓住我等達什達瓦,又逮捕眾多大人,究竟是那些人物不太清楚。喇嘛達爾扎想必大概有三十歲左右,我只是在小時候見過,很多年沒有見過。安置在邊境地區,也不甚處理事務,未曾聽說彼是否有能力,眾人是否心服。我

等因驚恐驚亂之際，無暇詳細詢問，不敢隨意編造。想必眾人中有不心服人很多，我等遊牧人沒有跟蹤我們，我等附近混合居住之公中之人有五鄂拓克。其瑪呼斯、克里野特鄂拓克均在其內，想必他們聽到消息因公前來跟蹤。另外，達什達瓦兄子訥默庫濟爾噶爾，平常即與其叔父不合，現在想必成為喇嘛達爾扎之側，人亦不甚有能力。與我等一同行走布魯特之眾人，原先均為車凌敦多布帶兵時俘虜帶來之眾，在我等遊牧內居住，方才眾人作亂之機，彼等亦想返回故地已逃出，共計有二百餘人口，路上遇到我們，我與彼等發誓合議我們互侵犯，合力協助，公同對付向北追趕前來之兵，一同行走。渡過塔里木河後，彼等自西方克里野特路回到彼等故地。又，與我等一同前來戶口數目：當初有八十一戶，三百八十餘人口，途中陣亡之外，過哈馬爾嶺時，因牲畜疲乏無法行走，幾戶人馬離我較遠，我們無法一直等候，故將彼等棄之而來。越過噶斯來到這裡，點查人戶，尚有餘力能行走的五十二戶，我等一同帶來。又有十八戶七十餘人，亦因牲畜疲憊無法行走，在彼處野獸較多，我吩咐彼等在此養畜打牲，慢慢前來，而留在後邊，未定幾時到來的人戶，想必彼等量力而來，雖說與我等跟隨前來之人，亦都沒有住屋，冬季無衣可穿，實屬勞苦。是什麼緣故，原先出來時，因是夏季，惟考慮疾行，凡輜重物品，沒有馱運帶來，途中又遭遇戰鬥，半夜里多次越過大戈壁逃生，此番遙遠困難之路，無暇安養牲畜，唯若能活命到來，一路祈願，愿能永遠承領大額真之恩惠而來。現在天佛護佑，倚仗大額真之威，既已到來，如何生活，給與土地之處（後略）³²。

仔細分析薩喇爾的口供以及隨他一同前來的哈薩克人的供詞來看，可以看出庫圖齊納爾鄂拓克由衛拉特人、哈薩克、民人、旗人等人員組成。通過薩喇爾提供的信息，可以了解到準噶爾社會正在面臨著你爭我奪，爾虞我詐的混亂局面。乾隆十七年（1752）二月初二日，準噶爾使臣圖卜濟爾哈朗要求清廷賜回薩喇爾：

爾使臣圖卜濟爾哈朗又奏請，將馬年逃來之薩喇爾賜回等語。薩喇爾雖來自爾處，實因逃生而來。朕乃天下大主，以安逸眾生為本，盡力收受所有懇請前來之眾，豈有復轉置于死地之理。況我處逃往爾處，似羅卜藏丹津者甚多，若一一追索，應追之人甚多。朕並未索取宜人，即爾今送至，朕亦不受。朕乃大主，以為既往之事，不復深究。爾反求索回，甚屬悖誤³³。

清廷斷然拒絕了準噶爾使臣的要求，最終沒有歸還薩喇爾。

³² 《目錄》6，頁44，《滿文匯編》8，頁131-141。魏源《聖武記》卷4，乾隆蕩平準部記中「其宰桑薩喇爾等率千戶來降」，此「千戶」有誤。應以滿文檔案為據，薩喇爾當年帶來的戶數應為「當初有八十一戶，三百八十餘人口」因途中死去不少，具體抵達大清國邊界之際，人數應少于此數。大多後人研究論著論及薩喇爾歸附之際，均將其戶數記為「千戶」，譬如，《嘯亭雜錄》記為「率千戶首先降」。劉正寅、魏良弢著《西域和卓家族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頁237）亦記為「遂于同年九月率眾千餘戶內附清朝」，還有戴逸《乾隆帝及其時代》幾乎論及準噶爾覆亡的論作均作「千戶」。

³³ 《滿文使者檔》（下，滿文原件2469-2474，漢譯文參看第2767-2768頁），頒予準噶爾台吉喇嘛達爾扎之敕書，乾隆十七年二月初二日。



圖2 薩拉爾像

乾隆十六年（1751）十月二十五日，駐守烏里雅蘇台議政大臣副都統保德（boode）寄來密信，內稱為償還回子債務事宜，派出卡倫驍騎校奇克辛（ciksín）、布特哈拜唐阿何仁泰（herentai）、輔台吉旺楚克（wangcuk）、台吉貢格（gungge）密報：

本月十四日，厄魯特庫奔、圖梅等六十人前來，突然召集眾貿易回子、厄魯特，直到十七日不分晝夜聚居一處，前來貿易回子之內庫祖克（kudzuk）、穆魯特（murut）等三十六人，將厄魯特蒙克（mungke）等十六人於十七日捆綁後帶去。奇克辛我等看到彼等慌亂，派遣台吉貢格等人訊問，最終未得信息。後我等與奇克辛商量，設法將回子巴齊（baki）帶到喀爾喀副都統班珠爾之家，賞給磚茶，誘導訊問。巴齊言稱：今年我等新台吉喇嘛達爾扎，夏季派使者取去居住在我等額爾齊斯地區的大車凌敦多卜之孫台吉達瓦齊，達瓦齊畏懼未去。與居住在哈巴波爾齊（haba borci）之地的厄魯特台吉達什、台吉車凌烏巴什一同商議，我等想前往歸附大汗（amba han）安逸生活。約好九月十二日帶妻子屬下前往歸附。厄魯特台吉達什、車凌烏巴什等暗自將達瓦齊叛逃的消息報告給喇嘛達爾扎，約會之日，台吉達什等會集附近五千兵，將達瓦齊帶來之三千兵圍困在和通哈爾蓋（hotong hargai），攻取一半人員，是故，抓獲此地之達瓦齊屬下貿易回子、厄魯特等而去³⁴。

為此又派出奇克辛重新調查這一消息的虛實。奇克辛調查後，重新密報給烏里雅蘇台議政大臣保德，其秘密報告如下：

奇克辛我等受大臣委派，將和托輝特貝勒額林沁之侍衛達西盆楚克（dasipungcuk）

³⁴ 《目錄》6，頁46，《滿文匯編》8，定邊左副將軍成衮札布奏聞準噶爾內訌達瓦齊起事，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頁258-263。

等秘密派到我等烏梁海地訊問，宰桑都塔齊（dutaci）言稱：達瓦齊背叛屬實，今年九月率彼屬下二萬五千人，渡額爾齊斯河，尋納林布古魯爾（narin bugurul）河源而去，居住在吹、努肯、穆隆等地之準噶爾烏梁海等，均在哈達烏哩嶺（hadauli dabagan）截路等候。這些內容有些蹊蹺，又派遣奇克辛找來貿易的厄魯特錫喇布（sirab）哄誘訊問，錫喇布答稱：

今年秋天，我等台吉喇嘛達爾扎，派宰桑博和爾岱（boholdai）到達瓦齊處吩咐：我親自（喇嘛達爾扎）襲位以來，爾不曾前來我處，爾隨博和爾岱來我處，想商討我等國事。達瓦齊說道：爾原先抓策妄納木札勒之際，并未告知與我，如今與我商量何事？此非爾等善意，我不去。後宰桑博和爾岱返回告知喇嘛達爾扎。（喇嘛達爾扎說）：看達瓦齊並非是與我等以友相待。我等現在挑選一萬兵，攻取而來。喇嘛達爾扎隨即派出宰桑博和爾岱、厄爾錫音二人為首領前往征伐，此一消息被達瓦齊喇嘛格隆聞之，逃來均告知達瓦齊，達瓦齊商定九月二十六日前往投順大汗（amba han）。後聞博和爾岱、厄爾錫音領兵前來，沒有等到二十六日，達瓦齊二十二日就率領所屬五千人，來到和通哈爾蓋地，被厄魯特車凌烏巴什等追趕相戰，達瓦齊大破車凌烏巴什，車凌烏巴什帶餘眾，追襲其後。聽到宰桑博和爾岱、厄爾錫音帶來的萬兵，在納林布庫倫河、阿爾泰山烏克衣烏蘇之地截路的消息。期間下落如何，我等貿易之人沒有得到其他消息³⁵。

從這些口供資料來看，清廷反復派出密探，偵訊準噶爾社會上層貴族間的各種信息，經過綜合分析這些密報密探的消息，探聽到達瓦齊最初有意歸順清廷的消息，清廷除了密探報告的消息之外，也通過其他厄魯特人員和穆斯林貿易人員，證實達瓦齊是否原計劃九月內前來歸附大清國。但是，因台吉達什密告喇嘛達爾扎，達瓦齊歸附清廷的計劃未能按期如願以償。清廷一邊為此做好了迎接達瓦齊的計劃，準備按照薩喇爾等人投來之例，將達瓦齊屬下緊要頭目揀選數人，送赴京師。另一方面，也多方探聽達瓦齊“實係率眾投誠與否？一得實信，即行具摺奏聞”。說明清廷還沒有完全相信達瓦齊投誠一事³⁶。

³⁵ 同上揭注。

³⁶ 《大清高宗實錄》卷403，乾隆十六年十一月癸未

定邊左副將軍親王成衮扎布奏。據派出禁止貿易之驍騎校齊克慎等密報：十月十四日，有額魯特庫本等六十人來，縛去貿易回眾及額魯特人等五十餘人。詢據回人巴起稱：台吉喇嘛達爾扎夏間遣人往額爾齊斯地方喚達瓦齊，達瓦齊不敢往，與台吉達什、策凌烏巴什議於九月十二日投奔大皇帝。達什等密告喇嘛達爾扎，至期，集兵五千，將達瓦齊屬下三千人，擒獲一半。並此處貿易之達瓦齊屬下人縛去等語。又詢貿易來之額魯特錫喇卜，據稱：今年秋間，喇嘛達爾扎差宰桑博和勒岱往喚達瓦齊議事，達瓦齊不奉命，喇嘛達爾扎遂遣博和勒岱、鄂勒哲依二人，帶兵一萬往擒，達瓦齊知之，議於九月二十六日前來投誠，後聞博和勒岱等兵將到，遂於二十二日帶兵五千，行至和通哈爾坎地方，策凌烏巴什領兵追戰，既敗，猶帶殘兵尾追，而博和勒岱等兵萬餘，在納林布魯爾河、阿爾台山梁邀截，此時未知如何等語。臣等已密諭各卡加意防範，如有投誠來者，酌量情形辦理，奏入。諭軍機大臣等，達瓦齊乃準噶爾大策零敦多卜之孫，在彼處眾台吉中，較為強大。今與伊台吉喇嘛達爾扎不合，前來投誠。若論與準噶爾和好，自不應收受，然議定疆界時，並無彼此不留逃人之條。且自康熙年間以來，收來此等之準噶爾人不知凡幾，今若不收達瓦齊等，是絕伊歸路矣。著寄信成衮扎布等，達瓦齊若投入我邊卡，實係力窮，懇求收養，可加恩給與口糧及騎駝牲口，量為接濟，照去年薩喇爾等投來之例。將達瓦齊及屬下緊要頭目揀選數人，先行馳驛送赴京師。其餘人眾，照例妥辦候旨。倘未入我邊卡之先，豫使人來，懇求接濟，則斷不可應副，恐墮準噶爾詭計。再此際達瓦齊，實係率眾投誠與否？一得實信，即行具摺奏聞。

二、達瓦齊時代的準噶爾

乾隆十六年（1751）末，達瓦齊與阿睦爾撒納逃到哈薩克之際，俄羅斯有意將兩人引誘到奧倫堡（Оренбург）安置監視的計劃³⁷。乾隆十七年（1752）左右，達瓦齊與阿睦爾撒納的行蹤，引起大清國與俄羅斯兩國的密切注意，雙方都比較重視這兩位準噶爾顯貴的去向，俄羅斯計劃引誘到奧倫堡的同時，清廷也打聽到達瓦齊曾有意前來歸附大清國。乾隆十六年九月，達瓦齊等人與台吉喇嘛達爾扎有隙，私與台吉達什、阿睦爾撒納、班珠爾、策凌、沙克都爾等人商議，準備投順大清國。其後，達什與沙克都爾反將商議的事情，密告給喇嘛達爾扎，隨即喇嘛達爾扎派出大兵追擊達瓦齊。戰敗的達瓦齊又與阿睦爾撒納、班珠爾商議，若投中國（dulimbai gurun），恐阿爾台地方有兵堵截，地狹難過，所以，最終決意通過額爾齊斯前往哈薩克等地避難³⁸。

就在準噶爾內部上層貴族以及鄂拓克權衡利弊之際，同時也促使一些勢力較弱的鄂拓克首領紛紛前來歸附大清國，他們的歸附和帶來的準噶爾內部情況，也大大加快了大清國進兵準噶爾計劃的實施。特別是乾隆十五年（1750），準噶爾庫圖齊納爾宰桑薩喇爾率先歸附，其後十八年（1753）十一月，杜爾伯特台吉策凌、策楞、烏巴什等人率所部萬餘人來降。翌年，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亦率部歸附，他們的相繼到來，無疑加速了清廷進兵準噶爾的步伐。

乾隆十八年（1753）六月十二日，在永常、努三以欽差大臣前往安西，籌備一切調遣機務，五月初一日，他們從京城起身馳驛由直隸、山西而行，十三日，進陝西潼關到西安省城，與陝甘總督尹繼善商議備邊戰守諸務，暫住一日後，又路過蘭州、涼州、甘州、肅州等各府，與各該巡撫、將軍、副都統、提鎮諸臣細為講論備邊諸務，更以己意密令各該管備戰官兵馬匹軍械，務須加以整頓，以備調遣，並囑其慎密料理，不得稍有張揚，啟人猜忌。自肅州以西向無驛站，永常等人換騎營馬出嘉峪關，六月初九日，抵達安西鎮，見到提督鑲白旗漢軍旗人王進泰，傳給自京城帶來的諭旨。他們抵達安西鎮的第二天，即六月十日，收到上諭一道，其內容是北路軍營傳聞準噶爾內亂情事，所以，密飭哈密各卡並西寧所轄各卡，加意巡防。並對北路得到的消息表示懷疑“準夷狡詐，彼處信息是否虛實，斷不可信”，這是永常與努三抵達安西後，西路探聽準噶爾消息以及備戰準噶爾的具體活動³⁹。

永常，董鄂氏，滿洲正白旗人。乾隆五年，命到安西辦事，即授安西提督，屯駐哈密。乾隆十八年，乾隆帝計劃遠征準噶爾，命為欽差大臣，駐安西備戰⁴⁰。努三，滿洲正黃旗人，自雍正六年起到乾隆

³⁷ 參看茲拉特金《有關阿睦爾撒納的俄國檔案資料》（Златкин И. Я. Русски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об Амурсане // Филология и история монгольских народов. Памяти академика Бориса Яковлевича Владимирцова.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8），漢譯文參看李琪譯，王嘉琳校《有關阿睦爾撒納的俄國檔案資料》《民族史譯文集》第十一輯，俄文文書全文參看莫伊策夫等編《俄羅斯、準噶爾關係（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六十年代）文書與選萃》（Моисеев, В. А. Ноздрин, И. А. Кушнерик Р. А. Русско-джунгар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конец XVII — 60-е гг. XVIII в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извлечения. Барнаул, Азбука, 2006. pp. 169-174. No. 104. 有關這一俄文資料，野田仁已利用這一資料並指出俄羅斯這一時期有這一動向。參看野田仁《露清帝国とカザフハン国》東京大学出版会，2011年，頁96-97。

³⁸ 《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54，乾隆十七年正月甲申條，滿文版，頁3-5。

³⁹ 《乾隆朝宮中檔》，文獻編號403004034，永常、努三奏報抵安西日期並密籌整頓營務事摺，乾隆十八年六月十二日，漢文（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⁴⁰ 《清史稿》卷314，永常傳，

隆年間，歷任藍翎侍衛、三等待衛、二等待衛、頭等待衛、御前行走等要務，深受乾隆帝信任。

就在永常、努三抵達安西之後，同年七月初二日，兵部火票遞來大學士傅恒、來保字寄，內開：

乾隆十八年六月十三日，奉上諭，今日據尚書舒赫德、副將軍成袞札布奏稱，探得準噶爾之大瓦齊殺死喇嘛達爾濟襲為台吉，事屬非虛，現欲遣使前來請安，已飛行知會西路軍營。等語⁴¹。

說明六月十三日已明確知道達瓦齊襲為台吉。所以，從京城兵部火速派人通知欽差大臣永常等人，如準噶爾使者抵達哈密，一切事宜，可照舊辦理，其帶來人數貨物牲畜，亦必遵照立定章程，或有額外多帶，即按數駁回，以示節制。說明大清國此時對準噶爾來使表示愿意照舊接待。



圖3 達瓦齊像

（乾隆二十一年三月，西洋人宮廷畫家奉旨畫的“達窪齊油畫臉相”。達瓦齊被送到北京後，封為和碩親王多羅額駙，畫中的達瓦齊身穿大清國賜予的和碩親王裝束，五爪團龍，紅色頂戴。）

乾隆十八年（1753）五月，清廷向準噶爾邊境地區阿爾泰派遣密探多人，佯裝進行貿易或冒充打獵行圍，通過烏梁海人打探準噶爾內部消息。五月十七日，定邊左副將軍成袞札布等人奏報烏梁海人報來達瓦齊襲殺喇嘛達爾扎，並繼承準噶爾台吉的消息，同時，也有人報來喇嘛達爾扎威脅哈薩克，若不交出達瓦齊，準備派出大軍征伐哈薩克的消息⁴²。

⁴¹ 《乾隆朝宮中檔》，文獻編號403004146，永常、努三、王進泰奏報夷人至哈密貿易及防務情形，乾隆十八年七月初三日，漢文（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⁴² 《目錄》6，頁49，《滿文匯編》8，乾隆十八年五月十七日，定邊左副將軍成袞札布等奏聞達瓦齊襲殺喇嘛達爾扎并承襲準噶爾台吉情形摺，頁368-342。

六月二十五日，駐扎在哈密爾沙基海卡倫的三等待衛順德訥，報告率兵四人，佯裝打獵抵達呼濟爾圖，登高遠望，看見三人，前往詢問，得知是準噶爾烏梁海人。烏梁海宰桑幹里申特派其子碩布托前來邀請順德訥，受到熱情款待⁴³。並從幹里申那裡得知“先前我等台吉喇嘛達爾扎在位之際，我等甚為不安，平時無常，現在達瓦齊殺喇嘛達爾扎，（達瓦齊）成為我等為首台吉以來，我等地方甚是和平。我等台吉多次訓示邊境地區，雙方甚是和平，不得在邊境之地無事生非，若有來往事宜，應互通信息”⁴⁴。順德訥密探準噶爾消息，在準噶爾邊卡受到守衛宰桑的熱情招待。

七月初三日，才從準噶爾人口中探查到確切消息，確認達瓦齊已自稱準噶爾汗台吉，同年七月十一日，乾隆帝硃批：“知道了”⁴⁵。

乾隆十八年（1753）六月二十五日，北路軍營舒赫德等咨呈，派出喀爾喀護衛灣楚克等人，以購買馬匹為由，前往察探準噶爾內部消息。此時亦得知達瓦齊襲為台吉。當即將此消息盡速知會西路軍營⁴⁶。乾隆十八年七月十九日，據厄魯特烏巴錫等人從準噶爾來歸，告知清廷準噶爾內部上層貴族相互爭權奪利的情況。據他透露，喇嘛達爾扎曾率兵三千前往哈薩克，希望捉到達瓦齊，但是，事出意外，未能攻破哈薩克。後來，哈薩克阿布賴告知達瓦齊，情勢無法讓他繼續在哈薩克避難，達瓦齊當即與阿睦爾撒納一同商議，決意率領最初帶去的士兵七十三人，十一月從哈薩克出發，來到自己的游牧地塔爾巴哈台，聯合阿睦爾撒納、叔父巴爾珠爾、鄂畢特鄂拓克，共四百人，伏兵塔爾奇嶺，阻止所有往來之人，截斷通往伊犁互傳信息。十一月二十七日黎明時分，突襲伊犁喇嘛達爾扎住營，給他們一個措手不及。經過圍困後，捕捉到喇嘛達爾扎，隨之將其殺害。同年十二月十四日，達瓦齊即位，總統準噶爾諸游牧鄂拓克⁴⁷。

有關達瓦齊攻占伊犁的經過，滿漢文奏摺中記錄了準噶爾歸附人員的口供，這些內容為我們了解準噶爾內部社會問題提供了第一手資料。乾隆十八年八月初五日，從準噶爾逃來的土爾扈特人伯勒克口供資料，為我們道出了準噶爾社會的內部矛盾問題。因原奏摺內容較為珍貴，現將重要部分引文如下：

奏為臣等巡查卡倫哨獲脫出準夷，詢問該夷內亂屬實之情節，恭摺奏聞，仰祈睿鑒事。

臣等自安起程巡查哈密卡倫日期緣由，業經恭摺具奏在案。臣等本年八月初五日巡至哈密北山之東打坂卡倫，登山瞭望，內外形勢，復出卡至巴里坤川，查看情形，見有自西來東人畜形跡，即差跟隨臣等之駐防哈密、瓜州參將閻相師帶領通丁馳往探視，果有準夷大小男婦十一名口，隨帶馬十九匹，烏鎗二桿，鉛九十出，火藥三兩。詢係從準噶爾處脫出投來之人，飛報前

⁴³ 《目錄》6，頁49，《滿文匯編》8，定邊左副將軍成袞扎布奏聞達瓦齊殺拉瑪達爾濟承襲臺吉以來準噶爾地方太平安寧摺，乾隆十八年七月十六日，頁377-379。

⁴⁴ 同上揭注，頁378。

⁴⁵ 《目錄》6，頁49，《滿文匯編》8，乾隆十八年七月初三日，定邊左副將軍成袞扎布等奏聞達瓦齊確已自稱準噶爾台吉摺，頁374-376。

⁴⁶ 《乾隆朝宮中檔》，文獻編號403004146，奏報夷人至哈密貿易及防務情形摺，乾隆十八年七月初三日，漢文（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⁴⁷ 《目錄》6，頁49，《滿文匯編》8，定邊左副將軍成袞扎布等奏聞厄魯特烏巴錫等自準噶爾來歸請安置于察哈爾地方摺，乾隆十八年七月十九日，頁379-385。也有其他口供資料證明十一月二十七日黎明，突襲喇嘛達爾扎住處。參看《宮中檔》乾隆十九年閏四月十五日，永常奏摺。莊吉發利用漢文口供資料，指出十一月二十七日進攻伊犁，參看《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頁28-29。

來。臣等伏思屢奉上諭，因北路軍營察探準夷內亂情事，正在疑似難憑。茲遇脫出夷人，極應詳詢證其虛實，是以即令該參將，將脫出夷人帶入卡內，至臣等插帳處所，公同密加詢問。

據該夷等供稱：我們一家子是從準噶爾處逃來的，我叫伯勒克(beleke)，年五十二歲，這是我女人，叫沙達(šada)，年四十九歲，這是我三箇兒子，一叫哈什哈爾，年二十五歲，一叫特古斯，年十九歲，一叫鄂洛斯，年一十二歲。三箇女兒，一叫呢嗎，十六歲，一叫依里斯。年十四歲，一叫和海，年六歲，這一箇姪女叫策各，年四十三歲，是我大哥生的。我大哥名叫贊卜喇，已經死了。策各的男人名叫額楞楚克，蛇年上投往天朝來了。這兩箇喇嘛，一箇是我二哥，他是格隆，名叫孫都普扎木素，年五十六歲，一箇是我姪兒叫索諾木桑吉，年三十歲，也是我大哥生的。我們都是托洛古忒骨頭，在準噶爾地方生的。

問：你們因何逃來呢？據喇嘛孫都普扎木素供：我們原是額各哈必兒罕宰桑色布騰管的人，上年澤旺多爾濟那木札爾，將色布騰殺了。因我係色布騰的喇嘛，連我們全家掣到伊里，我們在色布騰跟前也是有體面的人，到了伊里，因不如色布騰跟前過的日子好，我們於蛇年⁴⁸上九月裏要投奔天朝，和同住的人逃過一次，走到奎屯噶喇圖地方，被人趕上，止脫了我姪女塔（即婿）額楞楚克，還有同逃出的三箇人，其餘的人仍掣回伊里，要發往西面沙喇奔地方去。因伊里有箇大喇嘛，名叫根敦札格巴，我求他說情，將我們當在伊里東面兩天，路上哈什地方住是宰桑額卓特所管，我們聽說天朝恩厚，時時向着需受大皇帝恩典，對鄰居只說我們都害病，要往熱水泉坐湯去，我們大家商量，今年五月二十三日起身到熱水泉，又順戈必往南走，到額各哈必兒罕，我們眾人都藏在山裏，只有索諾木桑吉同哈什哈爾兩箇去看他的朋友拜牙兒台，哄說我們來看你，如今馬乏了，口糧也沒了。拜牙兒台換給兩匹肥馬，又送喇嘛一匹馬，一隻羊，掣來我們就一同逃走，路上又偷了些馬，纔逃出來，並沒人追趕。

又問：你們如今既投到天朝，就是我們的人了。你們裏頭可聽見有甚麼用兵的信麼？還有差往那里的額爾沁，並做買賣的信麼？如有知道的，據實說來。

據稱：我們知道上年喇嘛達爾濟坐了台吉時，有四箇辦事的大宰桑，說大瓦齊有反意，只說商量事，叫大瓦齊來伊里，把他掣住就除了害了。因差人去叫大瓦齊，大瓦齊對來人說：這明是你們四箇宰桑哄我去害我，如今叫他四人都往我這裏來，我再往伊里去，喇嘛達爾濟即差兩箇宰桑，一叫阿什，一叫索那木，帶兵去掣大瓦齊。大瓦齊先得了信，帶了部落下的人，要投哈薩克，被喇嘛達爾濟的兵趕上，將他家眷連部落下人掣回。大瓦齊只剩得一百多人，內有塔爾巴哈台住的一箇頭目，叫阿木爾沙那，一同投往哈薩克地方去了。喇嘛達爾濟知道了，把阿木爾沙那管的人分給眾人一半，其餘一半給與阿木爾沙那的叔叔插克答爾管了。又把大瓦齊家眷掣到伊里看守，要等掣住大瓦齊一同傷害。隨差人往哈薩克處去要大瓦齊，哈薩克不給，喇嘛達爾濟隨派了兩箇宰桑，一叫塞音伯勒克，一叫納墨苦吉爾哈爾，帶領三萬人去掣大瓦齊。哈薩克的人商量，如今準噶爾派人來掣大瓦齊，如不給他，必須交兵，莫若把大瓦齊、阿木爾沙那兩箇人送出去，免得費事。有哈薩克的一箇小頭目與大瓦齊相好，就把情由告訴大瓦齊，幫了一匹馬、一箇人，叫大瓦齊自己取便，大瓦齊隨同阿木爾沙那並原帶的一百多

⁴⁸ 蛇年，乾隆十四年（1749）。

人,又帶了素日相好哈薩克的幾箇人逃走,路上看見準噶爾的兵,大瓦齊們暗暗的繞路,走到原住的塔爾巴哈台地方,同阿木爾沙那將原管的舊人都收了,又把插克答爾全家殺壞,插克答爾管的人都歸順,共湊了一千多人。有從前天朝來過的呢嗎,回去被喇嘛達爾濟拏來交給卜爾他喇地方看守,大瓦齊路過將呢嗎放了,一同帶上,一路遇見的人,也有殺的,也有收的。直來伊里拏喇嘛達爾濟,喇嘛達爾濟聽見復差四箇宰桑,一叫免勒苦,一叫烏克免,一叫阿什爾,一叫卜地,着在沿邊地方挑兵截拏大瓦齊,這四箇宰桑兵還沒有挑齊,走到半路,就迎着大瓦齊,這免勒苦、烏克免兩箇就順了。阿什爾、卜地兩箇不順,被大瓦齊趕上殺了。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就到伊里,把喇嘛達爾濟拏住殺害。大瓦齊坐了台吉。將自己家眷收回,是我索諾木桑吉親眼見過,還與他磕過頭。大瓦齊又差額爾沁,向從前帶兵去拏他的宰桑塞音伯勒克、納墨苦吉爾哈爾二人說,你們若是投順就罷,若不投順就要發兵來拏,納墨苦吉爾哈爾原與大瓦齊是好朋友,就順了。這塞音伯勒克不順逃走,被納墨苦吉爾哈爾拏住,交給大瓦齊,發到葉爾坎、喀什哈爾地方去了。舊日辦事的宰桑頭目也有殺了的,也有看守了的。並發往別處去的大瓦齊,將自己舊日原管的地方,給了阿木爾沙那管着,又把他舊管的人都收回來,沒有牲口的都給了牲口,仍叫在原地方上住,也都交給阿木爾沙那經管。如今大瓦齊纔坐台吉,諸事都還未定,沒有聽見往那裏出兵的信息。準噶爾家規矩,各處頭目每年五月十五日,在伊里西面哈爾齊喇地方會事,會定了有額爾沁買賣纔打發去哩。我們離會事的地方遠,五月二十三日逃出,今年有無打發額爾沁買賣的事,我們沒有聽見。

詰問:你們投奔天朝來,準噶爾的事你們知道的該實說,不知道的也不可隨口混說,我們聽得是喇嘛達爾濟發兵往哈薩克處去拏大瓦齊,他的兵及會合大瓦齊與哈薩克之兵同來,將喇嘛達爾濟拏獲,你怎麼說是大瓦齊在哈薩克處逃走,自己帶的連沿路共湊了一千多人,到伊里拏喇嘛達爾濟,且此事聞得是今年春天,你說是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想是你們記得不切。再細想明白了說。再索諾木桑吉說大瓦齊坐了台吉,是眼見的,與他磕過頭,你是箇小人,如何得見大瓦齊磕頭呢?

據供:我們聽得人人都說大瓦齊在哈薩克帶了一百多人,連沿邊地方收了共一千多人,來拏喇嘛達爾濟,是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還有我們喀什地方上的人,在伊里看見,回來說我們纔知道。這是實話。如何敢說謊。我們小人,原不能得見台吉,與他磕頭,因大瓦齊坐了台吉,曾傳說凡有出家人,有回事情的,只管來會,是要見得不必阻擋他。我是喇嘛,因有箇表兄在伊里,與人家為奴,要求大瓦齊給我,因此上去見了一次,別的事情還是聽見人說這大瓦齊坐了台吉,實是我親眼見得,並不敢說謊。

又問:聽見人說你們裏頭有箇查罕宰桑,如今還在伊里,還是在那裏去了?

據眾口同供:遠年上有箇查罕宰桑,已經死了。如今他的兒子,叫額爾追,現在再沒聽見有箇查罕宰桑。

又問:準噶爾裏頭卡倫安有幾處?在什麼地方?安着多少人?那一面卡倫嚴緊?

供:聽說這一面在一里巴勒和碩安着一處卡倫,有三百人。又聽得人說土魯番安有一處,土魯番南面安有一處,又北面哈布特拜他拉安有一處,安多少人的我們不知道。這一面卡

倫還不大緊,阿布都克吝木並哈薩克地方卡倫嚴緊的狠。

又問:你們如何認得來的路呢?

據喇嘛孫都普札木素供:上次我跟隨人逃走,聽見說大雪山就是巴里坤地方,被人拏回去了。這一次我們恐怕別人看見,順着北面戈必走,我們上山望見大雪山,纔向南逃來了。等語(後略)⁴⁹

從這份乾隆十八年(1753)八月初五日詢問從準噶爾逃人的口供來看,伯勒克等十一人是在準噶爾出生的土爾扈特人,包括伯勒克夫人沙達、及三兒、三女,還有死去的大哥贊卜喇的女兒策吝(其丈夫額楞楚克蛇年已投奔清廷)。除此之外,還有兩位喇嘛,一為伯勒克的二哥孫都普札木素,是格隆。一為伯勒克大哥贊卜喇之子索諾木桑吉。土爾扈特人伯勒克兄弟是額林哈必爾噶宰桑色布騰的屬下,因上年澤旺多爾濟那木札爾殺害色布騰,喇嘛孫都普札木素都全家被拿到伊犁。蛇年(1749)九月逃出後,中途被抓獲,帶回伊犁。只有女婿額楞楚克等三人逃出。孫都普札木素被伊犁大喇嘛根敦札格巴庇護說情,安排居住在喀什地方,由宰桑額卓特管轄。口供中出現的納墨苦吉爾哈爾,又作為訥默庫濟爾噶爾(亦作訥默庫濟爾噶勒),是準噶爾小策凌端多布之孫,達什達瓦(小策凌敦多卜之子)之侄,也就是達什達瓦長兄曼濟(滿濟)長子⁵⁰,原訥默庫濟爾噶爾昂吉游牧地在和爾袞,即在吹郭勒(楚河)下流南岸⁵¹。屬準噶爾左翼,著名的綽羅斯部五昂吉之一。準噶爾左翼,包括達瓦齊、達什達瓦、多爾濟丹巴、噶勒藏多爾濟、訥默庫濟爾噶爾等五昂吉。達瓦齊即位後,與同屬左翼的訥默庫濟爾噶爾連年相戰,致使後來準噶爾杜爾伯特台吉策凌及策凌烏巴什率部眾三千餘戶前來歸附清廷⁵²。綽羅斯台吉的訥默庫濟爾噶爾為了與達瓦齊準備分領準噶爾各鄂拓克,領兵一萬突襲伊犁,打敗了達瓦齊。達瓦齊逃到游牧地額密勒,與阿睦爾撒納會合,阿睦爾撒納獻計獻策,誘執訥默庫濟爾噶爾,將其殺害,達瓦齊遂自立為汗⁵³。

據滿文檔案記載訥默庫濟爾噶爾(nemeku jirgal)為曼濟之子,曼濟非小策凌敦多卜(ajigerindingdondob)之親子(banjiha jui waka),是小策凌敦多卜在外與女人私通而生。因從小長得俊秀,遂拿來恩養。所以,雖然訥默庫濟爾噶爾人多勢眾,準備攻打達瓦齊之際,很多人都不心服口服⁵⁴。

準噶爾來投之伯勒克等人還透露了喇嘛達爾扎即位後,手下四位辦事大宰桑,派人傳喚達瓦

⁴⁹ 《乾隆朝宮中檔》，文獻編號403004469，永常、努三奏為巡查卡倫哨獲脫出準夷詢問該夷內亂屬實摺，乾隆十八年八月初九日，漢文（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該內容後來刪減後，編入《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54，乾隆十八年八月甲辰，欽差大臣永常等奏報準夷信息。戴逸著《乾隆帝及其時代》（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200-201）也利用的相同的一份漢文奏摺內容。注為《宮中檔》第二七一三箱，二二包，四四六九號，乾隆十八年八月初九日陝甘總督永常奏。從內容上來看，除個別用詞不同之外，其餘均同，應為同一內容奏摺。

⁵⁰ 《欽定西域圖志》卷8，頁40a。

⁵¹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卷13，疆域六，天山北路三。

⁵² 《平定準噶爾方略》正編卷1，乾隆18年11月甲戌。

⁵³ 《大清高宗實錄》卷695，乾隆二十八年九月壬午。

⁵⁴ 《目錄》6，頁50。《滿文匯編》（9），軍機大臣舒赫德等奏聞車凌等所告準噶爾內訌緣由等情片，乾隆十九年二月初二日，頁8-10。

齊（亦作大瓦齊）前來伊犁。當時，達瓦齊卻沒有聽從大宰桑的命令，同時也差人說，若四宰桑親自前來達瓦齊自己的游牧地，自己就去伊犁，不然就不會答應。喇嘛達爾扎聞知，派出宰桑阿什和所那木兩人，前往捕捉抓達瓦齊。達瓦齊正要準備投奔哈薩克之際，被喇嘛達爾扎派來的追兵趕上，家眷屬下都被俘虜，只剩在塔爾巴哈台游牧的阿睦爾撒納等一百多人，喇嘛達爾扎把達瓦齊屬人一半分給眾人，另一半給了阿睦爾撒納的叔叔插克答爾管轄，其家眷帶到伊犁看守，以備拏獲達瓦齊後一同處置。喇嘛達爾扎又派人到哈薩克索要達瓦齊，哈薩克沒有應承。喇嘛達爾扎遂派宰桑塞音伯勒克和訥默庫濟爾噶爾（又作納墨古吉爾哈爾）領兵三萬，攻打哈薩克。不得已，哈薩克準備交出達瓦齊等人。這一消息由達瓦齊相好的哈薩克小頭目透露，秘密通知達瓦齊，於是，達瓦齊隨同阿睦爾撒納帶領原有的一百多人，連同哈薩克舊友一同，潛回塔爾巴哈台，收編原有的屬下後，殺害阿睦爾撒納的叔叔插克答爾全家，湊齊千餘人，直奔伊犁。十一月二十七日，到達伊犁，圍困了喇嘛達爾扎住處。

伯勒克供出的準噶爾內亂的年代及喇嘛多爾扎與達瓦齊構釁吞噬緣由，雖然與北路奏報內容有所不同，但所供準噶爾內亂情形，大概與北路軍營訪聞情節兩相符合，所以，永常與努三斷定準噶爾內亂情形屬實，且達瓦齊襲台吉後，喇嘛孫都普扎木素曾前往親眼見過，經反復驗證後，確定這些供詞中的準噶爾內亂情節，應確鑿無疑。漢文奏摺中的喇嘛達爾濟，即喇嘛達爾扎，大瓦齊，即達瓦齊。從這份口供內容可以知道喇嘛達爾扎與達瓦齊不和，逼迫達瓦齊遠走哈薩克，此後喇嘛達爾扎又逼迫哈薩克交出達瓦齊，達瓦齊被迫潛回塔爾巴哈台，整治兵馬，突襲了在伊犁的喇嘛達爾扎。達瓦齊殺害喇嘛達爾扎的消息，亦可以從其他口供資料得到旁證。據前來歸附的喇嘛達爾扎的親使額樂特（即厄魯特）五巴什供稱：

去年十一月間，大瓦齊同阿木爾沙那從哈薩克處脫出，帶兵埋藏於塔爾氣打坂，十一月二十七日黎明，忽然至喇嘛達爾濟住牧處，乘其不備，圍困將喇嘛達爾濟殺害。十二月十四日坐了台吉⁵⁵

塔爾氣打坂，即塔爾奇嶺。達瓦齊伏兵塔爾奇嶺，這與上述口供內容相符。準噶爾投來人員孫都普扎木素等大小男婦十一人，供出了「大瓦齊將喇嘛達爾濟殺害坐了台吉」的事實⁵⁶，這樣就更進一步了解並證實到準噶爾內亂的確切問題。而且，據歸附人員的滿漢文口供資料來看，乾隆十七年（1752）十一月二十七日，達瓦齊抵達伊犁喇嘛達爾扎住處，並將其殺害，十二月十四日即位⁵⁷，這一內容基本都相互一致。此時，乾隆帝降旨永常和努三「大瓦齊纔坐了台吉，尚未安穩，此時我之邊疆料無事端」，判斷大清國西部邊境應該沒有問題。但是，清廷西部邊界，面對不斷接踵而來的歸附人員，不得不引起高度警惕。與此同時，永常、努三等人詳細報告了巡視哈密等處內外大

⁵⁵ 《乾隆朝宮中檔》，文獻編號403004582，永常、努三為臣等遵奉諭旨各回本任自哈起程日期事，乾隆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漢文（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⁵⁶ 同上揭注。

⁵⁷ 有關達瓦齊與阿睦爾撒納時期的準噶爾歷史，參看И. Я. Златкин, История Джунгарского ханства (1635-1758), Москва 1964, 425-463，漢譯文參看〈第六章，準噶爾汗國的覆滅〉，頁400-435。托忒文文獻記載阿睦爾撒納和達瓦齊擒殺喇嘛達爾扎。參看德岱《蒙古溯源史》（《蒙漢對照托忒文字衛拉特蒙古歷史文獻譯編》，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265）。

小卡倫七十餘處的具體情形⁵⁸。

乾隆十七年（1752）十二月十四日，達瓦齊即位後，針對準噶爾各地鄂拓克進行了整編。乾隆二十年七月初四日奏來的一份準噶爾葉克鄂羅岱鄂拓克得木齊阿舒布爾（ašubur）、阿噶柴（agacai）、車凌特爾（ceringter）、杜爾格齊哈什哈（durgeci hasihan）的呈文記載：

自噶爾丹策凌始祖多克沁諾顏（doksın noyan）以來，我等祖先巴圖爾塔本圖什墨爾（batur tabun tusimel）、墨爾根塔本宰桑（mergen tabun jaisang）為鄂羅岱鄂拓克首領，子孫世代為宰桑。噶爾丹策凌時，巴爾丹札木素（aldanjamu）、喇嘛達爾紮（lamadarja）時為達什車凌，均襲宰桑。達瓦齊即位後，宰桑達什車凌故去，任命無關人員拉蘇隆後，殺我等鄂拓克六人，斷八人之腳。沒收十五戶家畜。免去得木齊五人、守楞額（šeolengge）四人，掠其牲畜。拉蘇隆之惡行，使我等鄂拓克之中大受其難，現在因有我等舊宰桑之子布庫，故請求大額真將布庫任命為我等鄂拓克宰桑。阿舒布爾（ašubur）我等四德木齊，聞大額真軍前來，將吉拉特轄（jirat hiya）納親哈什哈（nacin hasiha）為使，派往軍營報告消息。從達瓦齊處，率我等所屬軍隊前來歸附。等語。臣阿睦爾撒納、薩喇爾查得：彼等始祖以來，世代為鄂羅岱鄂拓克宰桑屬實。現有宰桑拉蘇隆，非彼等族人（mukūn waka），為達瓦齊任命之人。唯拉蘇隆亦前來歸附，已派往首次前往覲見人眾之內。彼等全鄂拓克之眾，均與拉蘇隆不睦，請求任命舊宰桑之子布庫等因均前來呈報。依照彼等所求，任命布庫是否有當，此均出自額真恩惠。現派往覲見，額真接見宰桑拉蘇隆後，或任或免，或暫時賞給空銜閒散，若能略敵有功，其後另外補授員缺之處，俟降旨後，謹奏聞遵行，為此謹奏聞。請旨。乾隆二十年（1755）七月二十一日，硃批：降旨。七月初四日⁵⁹。

對葉克鄂羅岱鄂拓克就將世代相襲的宰桑一職，達瓦齊即位後，任命毫無相關的拉蘇隆為葉克鄂羅岱鄂拓克宰桑，並殺害鄂拓克六人，斷去八人之腳，沒收十五戶家畜，免去得木齊五人、守楞額四人，牲畜受到掠奪。說明不僅對宰桑一職，還對得木齊、守楞額等官員進行了調整，對葉克鄂羅岱鄂拓克所屬牲畜等物也進行了再分配。顯然這也證明葉克鄂羅岱鄂拓克曾協助喇嘛達爾扎打擊達瓦齊勢力，所以，達瓦齊即位後，開始殘酷迫害葉克鄂羅岱鄂拓克，並著手重新安排屬達瓦齊一黨的拉蘇隆為宰桑，管轄該鄂拓克。

這一時期，達瓦齊因何與盟友阿睦爾撒納關係惡化，這是一個需要深入探究的重要問題。兩人同甘共苦，協力抗擊喇嘛達爾扎，佔據伊犁後，因何突然反目？其中的一個原因是分領鄂拓克的問題。據被俘的馬木忒供述：阿睦爾撒納與達瓦齊關係惡化，彼此另外分開居住。問其是否屬實？答稱：達瓦齊與阿睦爾撒納二人非常要好，原不易惱怒。唯達瓦齊心懷獨擅之意。現在阿睦爾撒納帶領哈薩克，搶掠鄂畢特等五鄂拓克之際，眾人皆責難阿睦爾撒納帶領哈薩克搶掠準噶爾，是故達

⁵⁸ 《乾隆朝宮中檔》，文獻編號403004578，永常、努三為奏報巡查過哈密卡倫情形事，乾隆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漢文（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當時永常等人具體巡查的路線如下：奏明巡查哈密。自安起程，由中北路草地直達哈密東北境河源、小堡底卡入山登雪蓮坪、瞭望中外形勢、折至塔爾納沁、取道廟爾溝、沿哈密北面天山一帶，歷東打坂、烏克爾打坂，繞至哈密西南境戈壁邊卡，順過回民頭、二、三、四、五堡，抵哈密城，計天山綿亘千有餘里，內外大小卡倫七十餘處。

⁵⁹ 《目錄》6，頁76，《滿文匯編》12，定北將軍班第等奏葉克鄂羅岱鄂托克人請廢除達瓦齊授布庫為宰桑摺，乾隆二十年七月初四日，頁4。

瓦齊和阿睦爾撒納關係惡化⁶⁰。

達瓦齊與阿睦爾撒納在額爾齊斯河的戰事活動,同時引起了中俄兩國的密切關注。大清國不斷向西部邊境地區派出大量的密探,藉口貿易、打獵為由,廣泛搜集準噶爾內部消息。乾隆十九年三月的一份奏摺,記載了達瓦齊與阿睦爾撒納相戰的具體情形。據記載:

從準噶爾前來歸誠的烏梁海人阿喇噶爾 (argal) 供稱:我今年四十四歲,我妻子名叫畢琪哈索 (bicihaso) 今年二十五歲,我兒子名叫墨里 (mori),今年五歲。我是烏梁海宰桑雅爾圖鄂拓克 (yartu otok) 之人,我從小從布魯特 (burut) 被擄掠而來,我是布魯特骨頭 (burut giranggi)。我妻子為厄魯特,輝特骨頭。我原游牧地在科布多 (hobdo)、塔爾琿 (tarhūn)、扎克賽 (jaksai) 居住,我並無兄弟父母親戚,此次前來之際,我從塔爾琿之外的察干烏蘇逃來,準噶爾內部混亂爆發戰爭,服役沉重,無法安生。是故,我帶妻子前來投誠。(中略)(阿喇噶爾) 答稱:去年台吉達瓦齊鎮壓訥默庫濟爾噶爾,聽聞現在達瓦齊即台吉位,達瓦齊和阿睦爾撒納兩者關係惡化,阿睦爾撒納抵達博喇河之源呼喇春之地,搶掠達瓦齊之烏梁海宰桑胡爾珠海 (huljuhai) 之鄂拓克的一百五十戶人畜。今年二月從台吉達瓦齊處派遣宰桑博素呼 (bosuhū),帶來五張壓印文書。準噶爾之烏梁海,駐科布多宰桑圖布信、布噶喇爾 (bugaral) 之地居住之宰桑赤倫、塔爾琿扎克賽之地駐扎的宰桑雅爾都。在車根、西巴爾之口駐扎之宰桑察達克,這五宰桑之眾內整頓士兵,堵截哈達烏里口,將派人要抓阿睦爾撒納。等語。曾見過來到我處。聽聞此五宰桑均率軍前往堵截哈達烏里口,除此之外,並無聽聞之處⁶¹。

此時未能捉獲阿睦爾撒納,這份口供在細節上雖然有些問題,但是,達瓦齊與阿睦爾撒納關係惡化後,阿睦爾撒納前往呼喇春,搶掠烏梁海鄂拓克人畜等。乾隆十九年二月,達瓦齊派人到烏梁海各宰桑處調兵,試圖圍捕阿睦爾撒納。

⁶⁰ 《目錄》6,頁50,《滿文匯編》9,軍機大臣舒赫德等奏聞車凌等所告準噶爾內訌緣由等情片,乾隆十九年二月初二日,頁8-10。

⁶¹ 《黑龍江檔》50-25《abkai wehiyehe i juwan yuci aniya nadan biyaci jorgon/ biyade isibume sahaliyan ula, mergen, hūlan, hulun buir/ butha, mohin mergen jergi giyamun i hafasai isinjiha baita be ejeme araha dangse(自乾隆十九年七月至十二月黑龍江、墨爾根、呼蘭、呼倫貝爾、布特哈、茂興墨爾根等驛站官員等處來文抄檔)》,乾隆19年5月初5日外郎劉世東送來之文。



圖4 阿睦爾撒納游牧地-塔爾巴哈台

（喇嘛達爾扎準備捉拿達瓦齊時，達瓦齊與阿睦爾撒納從塔爾巴哈台帶領百餘人，逃到阿布賴哈薩克處（即哈薩克中玉斯首領）避難。據《大清一統輿圖》（1760年）七排西三）

乾隆十九年（1754）三月十五日，離阿睦爾撒納前來歸附還有四個月，乾隆帝已開始預測阿睦爾撒納歸附後的情形。軍機大臣舒赫德奏報的奏摺中，乾隆帝留下了一份重要的硃批，這一內容對於思考大清國處理阿睦爾撒納問題至關重要，其內容如下：

硃批：我早已如此料想過，況且若阿睦爾撒納前來，斷不與車凌等人相似，僅前來此地安逸生活，必定倚仗我等勢力，另尋叛逃。誠若如此，彼才有可乘之機。如今才將這些事情明白告知爾等。此事只有薩喇爾知道，要保密。誠若阿睦爾撒納不來歸附，就沒有此事，或爾等到達之後，再明白降旨⁶²。

從乾隆帝硃批可以看出，阿睦爾撒納即使前來歸附，也只是借助大清國勢力，而後他一定會乘機叛逃。清廷從這一年二月到六月，都在到處派遣密探，試圖探聽阿睦爾撒納的消息，其主要目的是要掌握探明阿睦爾撒納是否前來歸附的問題，清廷期盼阿睦爾撒納前來歸附，乾隆帝已下令做好了前往迎接的準備。

達瓦齊與阿睦爾撒納在額爾其斯河附近相互激戰之際，乾隆十九年四月，乾隆皇帝到盛京謁祖陵，各地方官在三十里以內接送皇帝⁶³。五月十二日，乾隆帝駐蹕熱河行宮，五月十三日，在瀋泊

⁶² 《目錄》6，頁50，《滿文匯編》9，軍機大臣舒赫德等奏聞阿睦爾撒納現在納林布魯勒尚未歸侯進兵烏梁海時探明緣由摺，乾隆十九年三月十五日，頁35-43。滿文原文如下：

****fulgiyan fi, bi aifini uttu gūniha, tere anggala amursana jici/ ainaha seme cering sei adali bai ubade jifi jirgame banjiki/ serengge waka, urunakū musei hūsun de akdafi encu ubašara babe/ bodohobi, unenggi tuttu oci tere teni ambaram icihiyaci acara/ nashūn bi enenggi teni ere babe suwende getukeleme alaha, ere/ ba be damu saral sakini, narhūša, amursana jiderakūci uttu [yargiyan?]/ ba akū eici suwe isinjiha manggi jai getukeleme hese wasimbuki,**

⁶³ 《乾隆起居注》13，乾隆十九年四月十日己未，頁223。

敬誠殿召見杜爾伯特台吉車楞伍巴什等人，錫封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扎薩克等，召見活動一直持續到二十二日，乾隆帝在避暑山莊期間共召見準噶爾來歸人員九次，可見其重視程度⁶⁴。其實，在北京聽到車楞伍巴什等人歸附的消息後，同年四月二十五日，內務府造辦處就積極開始準備賞賜策楞等人的物品，具體頒賜的物品名稱如下：

（四月）二十五日，員外郎白世秀來說，奏事太監總管王常貴賞策楞等珊瑚如意一柄〔別粘〕、崔生石如意一柄〔新粘破壞少一塊〕、玉如意十三柄、溫都里那石陳設一件〔隨座二件〕、金裡磁碗五件、掐絲法瑯碗一件、銀裡攝絲碗三件、鼻煙玻璃瓶三十七瓶〔內十二件不滿〕、磁胎法瑯鐘碗碟大小一百六十四件、各色玻璃瓶碗鍾碟大小一百九十件、各色磁瓶花插大小一百十六件、各色磁盤碗鍾碟大小二百二十件、各式漆盒盤大小二百四十七件〔內有破裂〕、錫圓盒三十七件〔內盛香〕、傳旨俱交海德送往熱河。欽此⁶⁵。

這些物品送到熱河，為召見杜爾伯特台吉車楞等人賞賜之用。除此之外，為了迎接準噶爾來歸人員，熱河的避暑山莊內，大張旗鼓地開始安設搭蓋戲臺，趕在五月十三日之前準備佈置完成，京城的造辦處，也備好了西洋韃靼，送到熱河。這些都是為迎接遠道而來的準噶爾台吉⁶⁶。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造辦處還為前來歸附的杜爾伯特親王策楞等人，備齊了黃緞珊瑚大荷包、繡花小荷包、金銀等物⁶⁷（參看圖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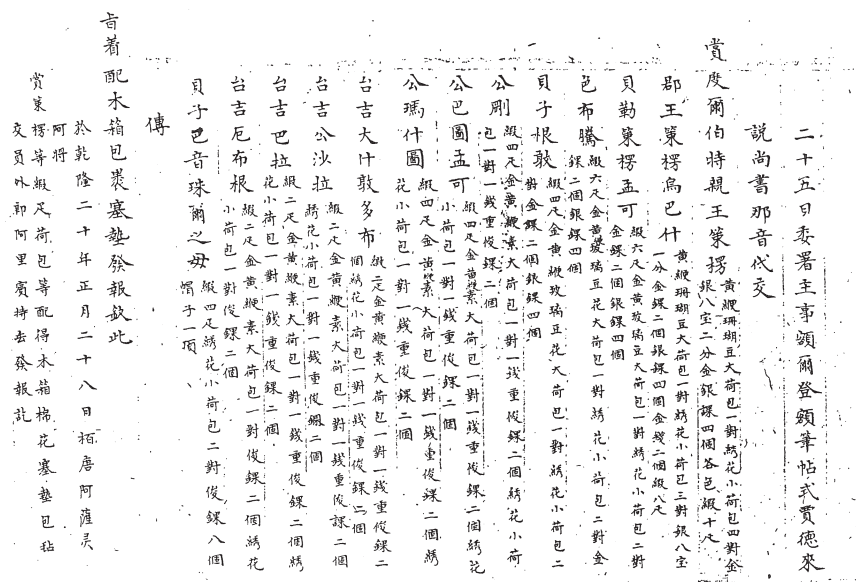


圖5 造辦處記事錄中記載的賞賜杜爾伯特車楞親王等人物品

（據《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20，乾隆十九年十二月記事錄，頁542）

⁶⁴ 《乾隆起居注》13，乾隆十九年五月十三日辛卯至五月二十二日庚子，頁312-322。

⁶⁵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20，乾隆十九年四月，記事錄，頁275-276。

⁶⁶ 同上揭注，頁274-275。

⁶⁷ 同上揭注，乾隆十九年十二月，記事錄，頁312-313，同樣的內容頁542也有記載。

阿睦爾撒納歸附之前，陸續前來請求歸附的準噶爾上層貴族當中，有著名的薩喇爾、車楞、車楞伍巴什等人，他們都是在準噶爾內部鬭爭中，被達瓦齊迫害或被擊敗的顯貴，他們面臨游牧集團—鄂拓克面臨分散解體抑或分民分地的地步，所以，不得已前來投奔清廷。從滿文檔案的詳細報告來看，乾隆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為止，沒有得到阿睦爾撒納的確切消息。反而車楞伍巴什侄子訥默庫準備前來歸附大清國時，阿睦爾撒納聽到後，盡速派人並阻止了訥默庫，訥默庫深知自己無法對抗阿睦爾撒納，所以，不得已未能儘早前來歸附⁶⁸。說明阿睦爾撒納原先還是不愿前來歸附大清國。先行研究在敘述清廷遠征準噶爾之際，主要理由和動機均以阿睦爾撒納獻計獻策為根據，主張從此清廷決意征討準噶爾。其實，並不完全如此。我們通過滿文檔案來看一下清廷如何面對阿睦爾撒納的歸附後的一系列問題。

乾隆十九年三月，大清國方面還沒能確切把握阿睦爾撒納是否前來歸附的問題，且一直在四庫派遣密探，搜集阿睦爾撒納在準噶爾的具體行蹤⁶⁹。乾隆十九年三月，從準噶爾前來歸附的希爾德克告稱：

（前略）我是車楞伍巴什兄達什之屬民，喇嘛達爾扎捉獲達什之後將其殺害。我跟隨其子訥默庫行走，我父親故去，我母親帶領我妹妹，我一子，曾回到娘家宰桑桑噶扎布一同居住，車楞伍巴什前來歸附之際，與其娘家一同前來，現在這裡。在我等那里留有我妻、子四人，我希爾德克與我等台吉訥默庫說，阿睦爾撒納看起來像個好人，但其語巧心惡，肯定不是可以一同生活的人。（訥默庫）台吉你叔父車楞伍巴什等人現在均歸附大國（amba gurun），我等也應歸附大國，不如與車楞伍巴什會合同生活。我等台吉訥默庫原先想歸附，欲與其叔父等會合同生活，去年（十八年）十一月從哈布之地率領游牧部眾前來歸附，抵達奇浪的地方，天寒無法行走，暫時歇息之際，阿睦爾撒納聽到這一消息，傳回訥默庫，要求捉住原先勸告訥默庫的希爾德克，送給我（阿睦爾撒納）。訥默庫知道自己并不是阿睦爾撒納的對手，返回之後抓我希爾德克，我請求訥默庫喜歡的塔布凱喇嘛將我釋放，為此雖然釋放我希爾德克，但訥默庫終究會前往會合阿睦爾撒納。事到如今我冒死帶領妻子幾戶人馬會合逃出，抵達博爾濟之地，訥默庫派人前來，奪取我妻子、四子以及會合前來的人員。我等台吉訥默庫並無派人告知叔父車楞伍巴什等人之處，希望前來迎接彼等繼續歸附（後略）⁷⁰。

從希爾德克的供詞來看，乾隆十八年（1753）十一月，阿睦爾撒納還曾阻止準備前來歸附的訥默庫，說明阿睦爾撒納此時還沒有歸順之意。清廷派出密探多方打聽阿睦爾撒納是否真心前來歸附的消息。若前來歸附屬實，吩咐守邊將兵做好迎接準備工作。

乾隆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諭傳來瑪木忒準備與阿睦爾撒納會合同前來歸附的消息。清廷亦以此為據，推測必定是阿睦爾撒納寄信給瑪木忒準備歸附。若前來歸附，一定要安置在阿爾泰這邊，卡倫應向外展設，軍營亦應移前駐紮。一為考慮處理安置接踵而來的歸附人員，以便保護遊

⁶⁸ 《目錄》6，頁50，《滿文匯編》9，理藩院侍郎玉保奏聞訥默庫、阿睦爾撒納不知現在何處，難以接濟等情摺，乾隆十九年三月初八日，頁48-53。

⁶⁹ 《目錄》6，頁50，《滿文匯編》9，頁44-47，乾隆十九年三月二十日，軍機大臣舒赫德等奏聞訥默庫阿睦爾撒納欲內附請求接濟一事請交玉保等商辦摺（附奏片一件）。

⁷⁰ 《目錄》6，頁50，《滿文匯編》9，頁48-53，乾隆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理藩院左侍郎玉保奏聞訥默庫阿睦爾撒納不知現在何處難以接濟等情摺。

牧人眾。二為考量明年進軍準噶爾又近又方便。吩咐策楞等人,若瑪木忒、阿睦爾撒納前來歸附,明年進軍之際,亦有準噶爾歸附人員前來,暫時不得告知四衛拉特編設四部,封汗分設等事。只告訴他們將均按級別,分別封爵,安置到原居住地,均成大額真屬人(albatu),何等榮耀等事⁷¹。說明清廷最初還是比較慎重,沒有告訴整編四衛拉特和封汗分設的事情。這次寄來的上諭中,多次提及很多人都說阿睦爾撒納詭計多端,不可信用。若他無心歸順,也覺得罷了。如誠心攜妻子屬下前來歸順,又有何奸計可使?但是,眾人都說他慣使奸計,吩咐策楞必須慎重處理,不得表露心意⁷²。可以說,乾隆帝在處理阿睦爾撒納問題上,可謂是身臨其境,言傳身教。該說什麼,不該透露什麼,都指示的一清二楚。但是,對此策楞、舒赫德表示反對,指出阿睦爾撒納兵強馬壯,帶領五千餘人,戶口兩萬,特意前來歸附,不是因為兵力弱小,不敵達瓦齊,明顯是經過兩三年抗戰,俘獲人眾,沒有耕種,獲畜亦未能繁殖,可謂糧絕,才前來歸附。另外,要是把阿睦爾撒納安置在烏里雅蘇台週邊地區,這裡又恰好是通往準噶爾的重要交通要道,所有錢糧兵器軍馬等物,都集中在附近。如此重要的軍事基地,不能安置阿睦爾撒納帶來的人馬⁷³。這是身在前線陣地的策楞、舒赫德等人的現狀分析意見,對此乾隆皇帝大怒,硃批“愚蠢至極,實為明年敗事之心昭然可見”⁷⁴。此後,逐漸對策楞、舒赫德寄來的奏摺字裡行間寫滿硃批,頻繁使用“爾等該死二人”,來批評策楞、舒赫德不能果斷處理阿睦爾撒納問題。七月二十九日,策楞、舒赫德俱著革職,令以閒散在參贊上行走效力,抄沒家產,其子革職,發往黑龍江披甲當差,在京諸子交刑部。這就是著名的“舒赫德革職事件”。這一事件具體因何引起,究竟乾隆皇帝和策楞、舒赫德之間發生了什麼矛盾,有關這一問題,有必要另文專門探討,在此就不再贅述。

乾隆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一份密奏的滿文文書從內閣抄出,其內容記載了兵分西北兩路進軍準噶爾的計劃,其具體內容如下:

大學士領侍衛內大臣忠勇公傅恒等謹奏聞,為議奏事。西北兩路派兵之處,臣等共同商議,北路派兵三萬,西路派兵二萬,兵分三路進軍。共計兵五萬,派出之際,京師滿洲兵四千,黑龍江兵兩千,索倫、巴爾呼兵八千。若無法挑選出八千士兵,視閒散、西丹之內人材挑選充數,綏遠城、右衛兵兩千五百,西安滿洲兵兩千五百,涼州、莊浪滿洲兵一千,寧夏滿洲兵一千,察哈爾兵四千,新厄魯特兵兩千,呼和浩特城土默特兵一千,阿拉善蒙古兵五百,哲里木楚爾干兵兩千,昭烏達楚爾干兵兩千,喀爾喀兵六千,和托輝特兵五百,宣化、大同綠旗炮兵一千,甘肅各營安西綠旗兵一萬。派兵五萬,分為兩路遣往之處,另繕奏覽外,五萬兵每兵需馬三匹,共需馬十五萬,連同官員共需馬十六萬(後略)乾隆十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奏,硃批:依議⁷⁵。

⁷¹ 《目錄》6,頁52,《滿文匯編》9,定邊左副將軍策楞等奏請將阿睦爾撒納等留在軍營其餘屬眾移駐大青山摺,乾隆十九年七月十三日,頁139-140。

⁷² 同上揭註,頁140。

⁷³ 同上揭註,頁141。

⁷⁴ 同上揭註,頁144。硃批滿文如右:mentuhun de wajirakū yargiyan i/ gūnin bifi ishun aniya i baita be/ muteburakū obuki serengge iletu./

⁷⁵ 《abkai wehiyehe i juwan uyuci aniya aniya biyaci ninggun biyade/isibume coohai jurgan, gūsai yamun/ mukden coohai jurgan ci isinjiha dangse (乾隆十九年元月至六月兵部、固山衙門、盛京兵部來文檔)》(《黑龍江將軍衙

在這份滿文奏摺上奏地點應該在避暑山莊，五月二十一日，因乾隆帝還在避暑山莊宴請準噶爾歸附人員。這份密奏的最後附有滿文西北兩路各地選出人馬數目的清單，也就是戰備物資的預算清單。此時，大清國方面還沒有全面掌握阿睦爾撒納是否歸附的具體動向。直到乾隆十九年七月，阿睦爾撒納才前來歸附大清國。所以，許多研究者普遍認為乾隆帝得到阿睦爾撒納建議才決心兵進準噶爾是個誤解⁷⁶。因為到阿睦爾撒納到來之前，戰備工作正在秘密展開，雖然有許多大臣反對戰爭，但已制定出各路部隊幾時抵達西部軍營的詳細計劃。

乾隆十九年（1754）六月二十三日，烏梁海宰桑杜塔奇前來報告阿睦爾撒納的消息，據他報告，五月二十八日，杜塔奇到準噶爾烏梁海宰桑麻吉岱家，打聽準噶爾情形。麻吉岱告訴他，原先阿睦爾撒納在阿爾泰察干達干地方游牧居住，達瓦齊帶領兵一萬餘人，抵達額爾齊斯河。阿睦爾撒納聞之，領兵前往迎戰達瓦齊。達瓦齊命令台吉諾爾布帶領烏梁海兵丁，搶掠攻取阿睦爾撒納游牧地。阿睦爾撒納得知游牧地被搶占，急忙返回與諾爾布相戰，結果被諾爾布打敗，阿睦爾撒納兵丁陣亡慘重。準噶爾宰桑雅爾圖、德爾德克、哈吉噶斯等烏梁海三人亦陣亡。阿睦爾撒納帶領妻子逃到阿爾泰波爾博爾濟虎山內，達瓦齊聽到之後，又帶兵前往追蹤。

兩軍相戰之際，烏梁海宰桑杜塔奇親眼看到阿睦爾撒納妻子等二十多人被抓獲。這些消息，由秘傳到在邊界搜集情報的大清國侍衛噶札爾圖等人，他希望能把消息傳到清廷軍營。定邊左副將軍策楞、額林沁多爾濟、成袞扎布等人雖然不能盡信這番話，但他們為了以防萬一，還是提前採取了相應的措施。所以，他們選出軍營裡熟知地理地形的人員，仔細詢問阿睦爾撒納逃去的波爾博爾濟虎山在何處，與何方卡倫相近，他們回報波爾博爾濟虎山，在額爾齊斯河下游，巴斯庫斯（baskus）附近，與我國哈喇阿基爾干（hara ajirgan）相對⁷⁷。與此同時，也派出台吉班扎拉克查（banjarakca）、章京齊納都（cinadu）佯裝到烏梁海地區交換馬匹為由打探消息。六月三十日，二人返回，告訴色楞等人，烏梁海宰桑杜塔奇也前來告知阿睦爾撒納被打敗的消息⁷⁸。如此，大清國就大致了解到阿睦爾撒納被達瓦齊打敗的一些具體情況。

乾隆十九年（1754）五月，杜爾伯特台吉策凌等來歸，前往迎謁加恩宴賓錫爵有差。七月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的內附，這更令乾隆皇帝愈加高興。曾專門為此寫過「準噶爾輝特部台吉阿門檔案」50-22以下簡稱《黑龍江檔》，不另注），與此內容大略相同的奏折，參看滿漢文《平定準噶爾方略》正編卷二，乾隆十九年五月己亥，議西北兩路派兵事宜。原滿文錄副奏折與《平定準噶爾方略》在內容上略有區別。另外，有關大清國西北兩路兵數，宮協淳子記為「各動員兩萬五千蒙古軍和滿洲軍，分兩路進軍」。但是，應該注意的是除了蒙古軍和滿洲軍外，還有索倫、巴爾虎以及綠旗、新厄魯特等兵種。且索倫、巴爾虎兵數達八千之多。參看宮協淳子《最後的遊牧帝国—ジューンガル部の興亡—》（講談社選書メリエ41，1995年），頁228。

⁷⁶ 譬如《準噶爾史略》編寫組《準噶爾史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190）指出「（上略）並採納了阿睦爾撒納「宜在青草缺乏時進發」的建議，把出兵日期從次年四月提前到二月，並加緊部署」。此外，馬大正、成崇德主編《衛拉特蒙古史綱》（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121）也認為「阿睦爾撒納投清後，又幾次建議清政府迅速出兵，並表示愿為前鋒，這不啻是促使乾隆將進軍準噶爾計劃變成行動的強力催化劑。」

⁷⁷ 《目錄》6，頁52，《滿文匯編》9，定邊左副將軍策楞等奏報達瓦齊與阿睦爾撒納于額爾齊斯河交戰情況摺，乾隆十九年七月初一日，頁119-121。此外同一內容還可參看《匯編》9，貝勒色布騰奏報阿睦爾撒納戰敗及速往軍營探聽消息，乾隆十九年七月初四日，頁121-122。

⁷⁸ 《目錄》6，頁52，《滿文匯編》9，貝勒色布騰奏報阿睦爾撒納戰敗及速往軍營探聽消息，乾隆十九年七月初四日，頁120-123。

睦爾撒納歸誠信至詩以識事「甲戌」的詩歌，大加頌揚阿睦爾撒納。不意間流露溢美之辭，如實地表達了當時乾隆皇帝按捺不住的喜悅心情⁷⁹。乾隆帝事後如此總結自己面對阿睦爾撒納歸附之際的蒙古情勢：

若謂準噶爾之事，本不當辦，則尤不如事理之言。夫編氓子孫，尚以析薪負荷，肯堂肯構，為克承先志，況以兩朝未竟之緒，而適值可乘之機，乃安坐而失之，使天下後世傳為遺憾，則朕何以上對皇祖、皇考在天之靈耶。況如阿睦爾撒納來時，若拒而不納，伊其肯甘心返轡耶。亦必蹂躪我喀爾喀，屢其劫掠而後已耳⁸⁰。

如此看來，乾隆帝當時曾考慮過喀爾喀的安全問題。自噶爾丹時期以來，喀爾喀屢遭準噶爾侵擾的歷史來看，如此思想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這是事後乾隆帝對準噶爾與喀爾喀蒙古形勢分析結果。我們從乾隆十九年的決策過程中，看不到乾隆帝顧及到喀爾喀安全問題的言行。西、北兩路備戰是在準噶爾情勢不太明確的情況下，大批密探深入準噶爾各地，搜索試探準噶爾社會內部顯貴的內訌情形，大量的密報信息從大清國西部邊界，通過各地卡倫紛紛送到京城，乾隆帝時而從容分析，時而亦顯得焦慮緊張。這些情狀從西部前線寄來的秘奏文書中的字裡行間寫滿的硃批中，可以窺見一斑。與此同時，各地軍隊亦正按計劃加緊秘密集結，嚴令各地不得聲張外傳。

乾隆十九年七月初六日，阿睦爾撒納等遣其部人得本齊卓特巴恰、巴彥鄂爾特克至卡倫，告稱阿睦爾撒納、剛多爾濟、訥默庫、班珠爾願意帶領四千戶兩萬人歸附清廷。七月初八日，阿睦爾撒納率兵五千餘名，婦女共約二萬人，進入卡內。清廷派侍郎玉保等人前往料理此事。

阿睦爾撒納率眾進入大清國卡倫內之後，清廷開始調查阿睦爾撒納帶來的戶口和牲畜，開始了接受整編阿睦爾撒納人馬。據記載：

乾隆十九年七月十二日，空翎布特哈拜唐阿達勇阿（dayunga）等報來：查詢阿睦爾撒納等戶口馬畜數目，共四千餘戶，近二萬人，其中被瑪木忒等掠去單丁千餘人，駝馬牛羊共計有兩萬五、六千。查報大概情形之外，達勇阿我等自己將彼等游牧眾人斷後守護行走，初九日，打更時均歸附而來。台吉名字另繕清單，報告阿睦爾撒納等人進入卡倫內之處，臣我等查看，前來歸附台吉之內，由誰率族為首而來，由誰跟隨阿睦爾撒納前來歸附，再達勇阿等查明前來之際，另行上奏。又，此次前來之人甚多，帶來的牲畜亦少，到來之後，隨即需用接濟，臣我等遵照聖主賞賜車凌、車楞烏巴什初次到來施恩賞賜之例，給與準備母馬、牛羊，一同賞賜處理。將彼等暫且在西喇烏蘇（sira usu）安置之處，臣我等在此間細想，又有不得營生之處。應另行安置別處之處，另行上奏之外，達勇阿等送來台吉名單另繕清單一併謹奏聞。乾隆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硃批：知道了。欽此。乾隆十九年七月十三日⁸¹。

⁷⁹ 有關阿睦爾撒納歸附情景，乾隆皇帝著有如下多首詩歌，足見對阿睦爾撒納歸附事宜，欣喜若狂的喜悅心情，且同一日內寫有多篇。參看《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卷三十七，封爵一，《御製準噶爾輝特部台吉阿睦爾撒納歸誠信至詩以識事》[甲戌]、《御製至避暑山莊日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等接見》[甲戌]、《御製錫封輝特親王阿睦爾撒納等謝恩朝見詩以紀事》[甲戌]、《御製宴輝特親王阿睦爾撒納等詩以紀事》[甲戌]。

⁸⁰ 《乾隆帝起居注》16，乾隆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頁355。

⁸¹ 《滿文匯編》9，定邊左副將軍策楞等奏報跟隨準噶爾來歸人數及入卡日期摺，乾隆十九年七月十三日，頁145-146。

与此同时,喀爾喀成袞扎布與參贊努三報來與阿睦爾撒納見面的消息。成袞扎布、努三于乾隆十九年七月十六日報告如下:

我薩拉爾十三日抵達,阿睦爾撒納等人為聖主請萬安之後,問及彼等前來的緣由,阿睦爾撒納告稱:我等在準噶爾時,達瓦齊共派兵七次前來攻打我等,我與訥默庫、班珠爾等一併迎戰均鎮壓而去,其後台吉車凌等在古爾班克亦爾(gurban keir)之地相戰,我等親自率軍抗擊,殺台吉車凌,返回之際,台吉諾爾布、宰桑瑪木忒塔爾巴西等率領扎哈沁、包沁、烏梁海等兵,搶去我之游牧。我等分離抗擊,趕出一半人馬,其余一半人馬將我四歲男兒一併抓去。現在我兄巴特馬車凌在彼處追蹤行走。跟隨我從軍眾人中,被彼等人員掠去妻子,只剩丁七百餘人,現均在我處。現在聽聞扎哈沁、包沁之眾,現在布顏圖東部車色淖爾(cese noor)、科布多(kobdo)源流等地游牧,暑熱去後,想必向額林哈必爾噶之方遷移。在此期間,若不迅速行動討伐,唯恐我等被掠去人馬難以找到。將此等之處,臣我等協助上奏,可否接援,我等將去。等語⁸²。

最初有關阿睦爾撒納方面的消息,基本源自阿爾泰附近的烏梁海人員提供的消息。乾隆十九年七月初,色布騰報告:阿睦爾撒納是輝特骨頭(即輝特人),心性傲慢。達瓦齊身邊宰桑也有人藐視阿睦爾撒納。所以,有人從中挑撥離間,實有殲滅阿睦爾撒納之意⁸³。

乾隆十九年七月初九日子時,有喀爾喀布拉克卡倫侍衛卓爾波西前來報告阿睦爾撒納準備率眾歸附,這份報告內稱七月初六日,厄魯特呼吉雅爾答稱:

我是瑪木特阿爾巴圖(albatu、屬人),瑪木特曾帶兵四百征討阿睦爾撒納,兵敗返回後,阿睦爾撒納突然前來搶掠瑪木特扎哈沁人,我等妻子均被擄去。我帶一子突圍出來,阿睦爾撒納率領自己游牧人員要來歸附。七月初三日過和通鄂博(hotong ebo),不知通過何路前來⁸⁴。

呼吉雅爾是扎哈沁阿爾巴圖(屬人),阿睦爾撒納帶領多少人馬,經過和通鄂博等事,都是他親眼目睹的。所以,當時定邊左副將軍策楞等覺得事情屬實。并且已派出迎接阿睦爾撒納的部隊在邊境等候⁸⁵。計劃安置阿睦爾撒納帶來的領民到烏里雅蘇臺以內,沃爾海(oorhai)、錫喇烏蘇(sira usu),這裡地方寬敞,牧草豐富,且無人游牧。與車楞等人現在居住游牧之地相距遙遠。暫時在沃爾海、錫喇烏蘇之地居住,視其前來歸附人員接濟糧餉⁸⁶。這些安置措施的提出,也證實清廷為迎接阿睦爾撒納人馬的到來,事前進行了周密的準備工作。

乾隆帝看到陸續奏來阿睦爾撒納歸附的幾份報告後,特意降旨,多次詢問阿睦爾撒納、瑪木忒等前來歸附事宜,是否屬實,盡快寫明奏報。為此,奇林保將自己知道的消息奏報如下:

唯阿睦爾撒納為輝特骨頭,性格冒撞,達瓦齊屬下人多懷疑阿睦爾撒納,離間達瓦齊,亦

⁸² 《滿文匯編》9,定邊左副將軍策楞等奏議準噶爾部內亂情形及明年進軍事宜摺,乾隆十九年七月十六日。

⁸³ 同上揭注,頁122。

⁸⁴ 《目錄》6,頁52,《滿文匯編》9,定邊左副將軍策楞等奏報調兵迎接阿睦爾撒納及議定安置其牧地等事摺,乾隆十九年七月初九日,頁125-127。

⁸⁵ 《目錄》6,頁52,《滿文匯編》9,頁126,「jai ulden i deng ergi de gaifi tehe cooha serengge, cohome/amursana be okdoro jalin, inu giyan i hahilame fidefi unggici acambi,

⁸⁶ 同上揭注,頁127。

有想消滅阿睦爾撒納之人。阿睦爾撒納僅有千人左右。達瓦齊只派出兵二、三千人,即可鎮壓。聽說派兵三萬,想必太多。又,瑪木忒,原為噶爾丹車凌侍衛(hiya),彼自身為一白身宰桑(bai emu dzaisang),彼管轄之包沁、扎哈沁亦非其領民(jušen),雖說實有歸順之心,但其屬下未必全部歸附。此或許是達瓦齊等人,故作征伐阿睦爾撒納,派出三萬兵到阿爾泰那邊,前來觀察我等形勢。或許是瑪木忒等包沁、扎哈沁顧及利益,編造胡言亂語,暗行貿易。(此事)若屬實,瑪木忒在此期間,為何會前往達瓦齊之處(後略)⁸⁷。

準噶爾傳來的口供信息,說明阿睦爾撒納性格莽撞。有人在達瓦齊與阿睦爾撒納之間,進行挑撥離間,試圖借助達瓦齊力量,消滅阿睦爾撒納。

先行研究因史料原因,基本上沒有人探討阿睦爾撒納與達瓦齊之間的矛盾問題,我們看一下與阿睦爾撒納一同前來的台吉人員。據記載:

阿睦爾撒納告稱:與我等一同前來台吉等人內,我族台吉克西(kesi)、根敦扎布(gendunjab)、根木扎布(genmujab)告知與我:我等雖然年幼,前來歸附大額真(amba ejen),若可能我等三人,每人獻馬一匹、毯子一、烏槍一支。是故,奴才我等據阿睦爾撒納相告,依照前例接受台吉克西等三人貢獻的烏槍等物,同阿睦爾撒納等人貢獻之物一同乘機送去外,為此謹奏聞。硃批:知道了⁸⁸。

這份滿文奏摺說明,當時阿睦爾撒納前來歸附之際,一同前來的還有同族輝特台吉克西、根敦扎布、根木扎布等人,他們歸附清廷時,曾作為禮物進獻過馬、毯子以及烏槍等物,這些物品與阿睦爾撒納進獻之物一併送去。

乾隆十九年七月,清廷確認阿睦爾撒納前來歸附的消息後,內務府造辦處開始準備賞賜阿睦爾撒納的物品。乾隆十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奉旨:

今科昆台吉、阿母爾薩那等帶四千餘人投降,朕由盛京到時駐蹕數日,即往熱河。令阿母爾薩那等召見施恩筵宴賞賜。應預備之處,照筵宴車楞、車楞烏巴什物等施恩之例預備。欽此欽遵。抄來相應賞用花撒袋十副插披箭七十枝,哨箭二十枝。髀頭十枝,本處造成時,送往照樣油畫給與可也。據此合咨前去查照施行。等因。啟怡親王准行,遵此回明。內大臣海、總管達西,准行記此⁸⁹。

這裡出現的阿母爾薩那,就是剛剛前來歸附的準噶爾台吉阿睦爾撒納。同年十一月初二日造辦處的記事錄上記載了賞賜給阿睦爾撒納的物品名稱,具體如下:

初二日,筆帖式靈保持來理藩院清字印文一件,內開:為賞降夷阿木爾薩那法器一分,着造辦處配箱盛裝塞墊包裹,交筆帖式烏敏發報等因,啟怡親王准行。遵此因內大臣海望,乾清門侍衛[德保、永興],總管[西寧、達子],准行記此。

計開:銅佛三尊、銀八吉祥一分、套紅玻璃五供一分、拉古里幡一件、金+堯一對、鉗

⁸⁷ 《目錄》6,頁52。《滿文匯編》9,副都御史麒麟保轉奏貝勒色布騰所報阿睦爾撒納歸附證偽情形及其即將起程赴北路軍營摺,乾隆十九年七月初四日,頁124。

⁸⁸ 《宮中檔滿文奏摺-光緒朝(應為乾隆朝,有誤),文獻編號418000280,阿睦爾撒納(amursana)等人進呈馬匹等貢物,無年月日,從內容來看,應為乾隆十九年阿睦爾撒納來歸之際報奏文書(滿文,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⁸⁹ 《清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匯總》20,乾隆十九年九月記事錄,頁284。

一對、鈴杵一分、嘎布拉鼓一件、白海螺一對、鎖哪一對、杠動一對、大號一對、鼓一對〔隨鍾一對〕。於本月初三日,將銅佛供器等配得木箱三件,棉花塞墊、黑毡包裹,交筆帖式烏敏領去訖⁹⁰。

從頒賜物品清單也可以看出,賞賜阿睦爾撒納的物品中包括佛像及法器 etc。除此之外,清廷還接濟阿睦爾撒納等人大米及居住用的蒙古包等物,據滿文檔案記載:

（乾隆十九年）八月十二日,欽差侍郎玉保、副都統級唐喀祿,均到阿睦爾撒納游牧地,施恩賞賜緞子給阿睦爾撒納,叩頭感激恩惠,奴才我等現在處理阿睦爾撒納等每人給一板斗米,搜購的蒙古包、皮襖送來後陸續分給。進軍時所需火藥、鉛彈發放之處,均告知玉保等人外,為看護阿睦爾撒納等人,陸續上奏此等事項,仍抄送玉保等人,若期間有會議處理之處,仍會議商討處理。阿睦爾撒納等屬下,現在緩慢游牧,遷往鄂爾昆(orkon)、塔米爾(tamir)等地,這幾日阿睦爾撒納等看護後方,現在離開駐扎之地。為此謹奏聞。硃批:知道了⁹¹。

與此同時,乾隆十九年(1754)七月二十九日,乾隆帝對舒赫德處理準噶爾事務表示不滿,指責他對前來擅入卡倫的馬木忒一案處理不當,且對準噶爾扎努噶爾布差人投書詢問,舒赫德竟然沒有上奏請旨,擅自回書達瓦齊,對此一舉動乾隆皇帝都稱之為「其舉動冒昧,實出意外」。但對他只是降旨嚴行申飭之外,沒有治罪。另外,當舒赫德來到京城時,乾隆帝當面訓諭,看到他能自知錯謬,所以,最終也就沒有治罪。恰好此時,策楞、策楞伍巴什前來歸誠,從中亦得知準噶爾內部篡奪相仍,人心離散,遂判斷「實有可乘之機」。特命策楞為定邊副將軍,舒赫德協同辦理,并且舒赫德還在熱河受到乾隆帝的「面領訓誨,指授極為詳明」。說明已將進兵準噶爾的秘密計劃已口授給舒赫德⁹²。

但是,乾隆帝認為策楞和舒赫德到軍營後,畏縮猜疑,竟無籌劃。特別是對阿睦爾撒納率眾四千戶約二萬口投誠內向之際,自應加意撫綏,以表示懷柔之義。乾隆帝沒想到策楞、舒赫德還沒見到阿睦爾撒納之前,就決定對其將兵屯駐軍營,一同帶來的眷屬全部移置於郭壁之南,相距數千里,使其父母妻子分析離居。乾隆帝感嘆這一安置計劃「豈在天理人情之內」,對此等重大事情,率意妄行。並對阿睦爾撒納歸附之初,提出有得濟忒台吉率一千戶亦傾心向化,因為水所阻。此外還有其胞兄及其親子為馬木忒拘留,請求給與口糧馬匹,準備前往救應⁹³。

當時,成滾扎布、薩喇爾、努三都表示同意可行,但是唯獨策楞、舒赫德堅決不同意。對策楞、舒赫德所采取的安置阿睦爾撒納家屬等一系列問題表示非常不滿。乾隆帝認為,準噶爾內亂,各所屬部落叩關內附者接踵而至,此時正是表示懷柔,永戢邊境之時。不但不如此處理,他們二人身負重任,反而顛倒舛謬至于此極,對此乾隆帝大為震怒⁹⁴。對策楞、舒赫德寄來的處理意見非常不滿意,可謂大發雷霆,其硃批如下:

⁹⁰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20, 乾隆十九年十一月記事錄, 第291-292頁。

⁹¹ 《宮中檔滿文奏摺-光緒朝》(應為乾隆朝), 文獻編號: 418000417, 奏報攜恩賞物至阿睦爾撒納(amursana)之牧地日期事(滿文,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⁹² 《乾隆帝起居注》(13), 乾隆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頁389-391。

⁹³ 同上揭注。

⁹⁴ 同上揭注。

這才前來歸附之人,就如此將(他們)妻子分析離居,豈有此理!此特為爾等壞朕事。此必定又是舒赫德起意,策楞逢迎而行。朕閱覽後,實在是生氣。爾等若想家,當可棄之而歸。豈有如此破壞國事,該死的!無暇讓大臣等抄寫此諭旨,收到諭旨後,爾等儘速親自告知阿睦爾撒納,(說)我等處理不當,主上甚是惱怒叱責。若爾等妻子尚未出發,那就罷了。即便已出發,亦將帶回,與爾等會面,暫在此地居住。爾等不必為糧餉擔憂,爾等自遠方前來,投奔朕處。無論如何不惜花費,爾等唯沾朕恩。爾等必定生活安逸饒裕。朕之大臣等還沒來得及,就如此處理,實為卑鄙無恥。降旨安慰彼等,均安置在烏里雅蘇台附近遊牧居住。因此事甚為重要,儘速馳送。其他日後降旨。爾等將朕之降旨帶去,給阿睦爾撒納翻譯宣讀,伊有何言語?儘速回覆奏聞⁹⁵。

乾隆皇帝實在是無法抑制怒氣,並且特別在意阿睦爾撒納的態度,吩咐儘速回覆阿睦爾撒納聽到處理意見的反應。這一步也恰恰讓乾隆皇帝陷入一場波瀾壯闊,起伏跌宕的血腥大戰。

乾隆帝如何最終確認阿睦爾撒納的前來歸附的虛實,後來又如何大膽起用阿睦爾撒納,為何大膽任命阿睦爾撒納為定邊左副將軍等一系列問題,留待在續篇中專門討論。

(本文是在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2013年12月5-6日)《清史與滿文文獻》小組發表的“定邊左副將軍墨爾根額爾得尼雙親王阿睦爾撒納「叛亂」始末考”的基礎上增補撰寫而成。)

⁹⁵ 《目錄》6,頁52,《滿文匯編》9,定邊左副將軍策楞等奏請將阿睦爾撒納等留在軍營其餘屬眾移駐大青山摺,乾隆十九年七月十三日,頁143-144。

